皇清經解續編

0212
698
1498

門 號 卷

求古錄禮說十四

井田考

南菁書院 臨海金鶚誠齋著

明治 年 月 日購求

王者之政莫大乎井田而先儒考之不致其精詳其說之誤十有三一曰公田百畝以二十畝爲廬舍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班固因之作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趙岐從其說注孟子五畝之宅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又注方百里而井一節云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邑園圃家二畝半也何休注公羊宋均注樂緯咸與班志同按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是百畝皆屬公何得以二十畝爲民之廬舍也八家同養公田何得各取十畝治之也九一爲助法以九百畝而得一百畝也若公田僅八十畝是輕於九一矣亦與孟子不合詩甫田疏極辨班志之誤然惟有上二說卻未駁及九一詩甫田鄭箋云九夫爲井井稅一夫是鄭謂公田百畝非八十畝也五畝之宅皆在邑中猶今之村落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乃於田畔爲之以避雨與暑大不容一畝必無二畝半之廣在公田之中也詳邑考一曰公邑不制井田與采地異鄭康成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是鄭謂公邑不制井田也不知鄉遂之民皆五家相比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公邑在野其民非五家相比何不可制井田乎凡言邑者皆四井爲邑也若不制井田何以名公邑乎周官小司徒云攷夫屋夫夫屋者井田之制也司馬法云夫三爲屋鄉遂有夫屋蓋其餘地皆有公邑公邑制井田故攷其夫屋也若無井田何有夫屋乎鄭注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不知田不井者皆五五相任未有三三相任者也鄭不知公邑亦爲井田故妄作此解耳一曰畿內用貢法無公田夫助法善于貢王畿爲首善之區豈有令邦國行助法而畿內乃用貢法乎鄭注匠人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誤更甚矣竊謂天子諸侯賦稅之法不當有異王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邦國亦宜然必無畿內用貢邦國用助之理也鄭又謂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果爾周之畿內賦法不謂之徹也豈孟子所謂周人百畝而徹者專爲侯國

言之乎周之畿內徹田爲糧自公劉時已然矣豈至成周時反不名徹乎鄭據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之文故謂畿內賦有輕重不知此三句是莽歆增纂非周官本文也什一之法通乎天下斷無過於什一之理江愼修據國語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以爲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近遠郊甸稍縣都賦法不同是周官砥遠邇之法也力役先取諸近近者多而遠者少益遠民之賦以補近民之力政乃均平不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貢爲什一助爲九一九一稍重於什一又車乘馬牛芻蒭皆征于都鄙而鄉遂無之蓋力役與師旅皆出于鄉遂詳于藥之國出車考而都鄙不征有大役大軍乃征于都鄙然亦罕矣先王砥遠邇之法蓋如此安有什一之法僅

行于近郊而自遠郊以外皆重於什一且至什二乎夫什一者堯舜之道也孟子云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曾謂周公有此賦法乎且都鄙用助有公田若甸稍縣都有什二之法是都鄙亦用貢矣亦與諸經不合然則近郊什一三句爲莽歆所篡無疑也鄭氏據此因謂周畿內用貢法稅有輕重江氏亦因此而疑周無公田其亦誤矣一曰邱甸縣都皆以三分之一有奇治洫洫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及稅斂之事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四千九

百九十六井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按鄭氏據考工記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欲合三者爲一故作此解也不知三者必不可合邑邱甸縣都皆以四計通成終同皆以十計本自不同考工記但言成與同而無通與終則又異矣蓋井邑邱甸縣都居民之法詳邑考而粟米布縷之賦稅以是計焉通成終同出車之法而牛馬芻菱之征賦以是計焉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經畫五溝之法所以正經界除水害者鄭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是備澇非備旱也朱子注論語溝洫以爲備旱澇非也詳溝洫考于是乎在爲通與終無關于溝洫故略而不言也三法之異如此安可合於一乎一成百井之地以三十六井治洫約去三分之一不出稅積至一同萬井以五千九百四井治洫與澮皆不出稅是百里之國出稅者不及一半何以足用乎溝洫一成不易治之者不過濬之耳百井之地何用二百八十八家治溝洫乎鄭說殊繆戴東原考工記圖從之誤矣一曰出賦之法以百分之六十四爲實三十六爲虛漢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以其言推之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井爲實三十六井之地爲虛此亦欲合小司徒司馬法爲一故爲此說也又本于王制三分去一之說而小變之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邱濱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漢志乃約去三分之一有奇不知王制之書出於漢儒未盡可據王者小變於王制之說須祿必均天下山川不同若并山川而封爲百里七十里等國

祿不均矣儻境內山川甚多何可以爲國乎蓋所謂百里之國以井計之積有萬井則爲百里之國山陵林麓川澤等皆不在內又何三分去一之有然則漢志之誤亦明矣江愼修知鄭氏之誤而不知漢志之誤亦未之思耳一曰周以公田分之九夫而取其所獲之什一萬充宗云周之徹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獲之十一徹之爲義取于上下相遵且通乎夏殷之法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歲爲常是通乎殷此說似是而非彼所據者小司徒九夫爲井也不知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夫以地言也考工記云市朝一夫其證也甫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周有公田其爲八家同井之制甚明孟子引

此詩以爲雖周亦助是周用殷之助法也夏亦兼貢助其貢亦隨年之豐凶而取其什一故禹貢九州之賦有錯出龍子所謂貢法之不善乃後世之流弊非禹時有如此也左氏宣十五年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預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藉此注亦沿漢制之誤公羊傳云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何休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孟子云助者藉也此亦周用助之證也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武王周公當謹守其良法何以改用貢法乎必不然矣一曰周之徹法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朱子注論語云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其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語類云徹是八家皆通

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然孟子論耕者之所獲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以力有勤惰故獲有多少如此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安有差等乎且使勤者徒勤惰者幸安于惰何以勸乎萬充宗曾辨之必不然矣周之徹法本與助法同特以鄉遂兼用貢法而名爲徹耳非以合作均收而名徹也一曰周之徹法郊內郊外通其率以爲什一詩甫田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按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是九中稅一則什一當是什中稅一非什一而稅一也孟子言貢助徹其實皆什一者以九一與什一所差甚少亦可謂之什一也若必貢助通率而爲什一則殷人不兼貢法何以爲什一乎一曰授田之制大司徒小司徒孟子不同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注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鄭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以上地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以下地孟子定以爲一夫百畝馬貴與以爲三說不同不知其無不同也授田之法先視其口之多寡授以上地即不易之地家百畝口不多不寡授以中地即一易之地也家二百畝口多者授以下地即再易之地也家三百畝是大司徒小司徒二說本自合也孟子言一夫百畝則周官不易之地舉其上者言

之耳非謂皆定以百畝也左傳言井衍沃牧隰皋鄭康成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與周官合蓋田有肥磽授之地多寡王政所以爲公也孟子之意皆不異於周官也馬氏以爲不同誤矣一曰餘夫年十六授田二十五畝三十有室受田百畝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趙岐注云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老少安能治田此說甚謬不足辨朱子集注引程子云一家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毛西河謂有弟餘夫有子餘夫兼子弟言不知子弟皆不爲餘夫也小司徒所謂家七人家六人正合子弟合計之蓋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于百畝之內詩所謂侯亞侯旅

是也年十六尚未弱冠何能耕治二十五畝且一人何須二十五畝乎三十有室無父母之養子弟之畜安得與八口之家同授百畝賈公彥周官疏謂餘夫三十有室受田百畝程子從之誤矣竊謂子弟必三十有室乃爲餘夫受田二十五畝俟其丁衆成家方授以百畝之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羨卒卽餘夫也餘夫可爲卒以田獵追胥必非幼弱所能羨卒在家七人之中其不受百畝之田可知矣一曰餘夫受田同於正夫周官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受一廛所以饒遠賈疏云遂人餘夫多三十壯有室

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
受口田故二十五畝不與正夫同鄭漁仲云餘夫二十五畝是
商制周則受百畝按聖王之治天下遠近一體無饒遠之理六
遂上地有萊者以其地在野多閒曠之地中有萊田故以萊田
給之此恐地荒不治非饒遠也鄭注以爲饒遠誤矣至于餘夫
又何有饒遠之義鄭說殊不可通遂人之餘夫卽孟子之餘夫
賈疏別而言之非也孟子所言井田止是周制漁仲以爲商制
其謬更甚總之餘夫止有一妻與正夫一家七八口迥異百畝可食
七八人餘夫止夫婦二人故授以二十五畝先王制度自不苟也受田必無與正夫同者趙岐
注孟子云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
下之等也此說得之蓋餘夫上地田二十五畝萊一十二畝半

中地萊亦二十五畝下地萊五十畝田皆二十五畝也一曰餘
夫在遂地之中出耕公邑鄭氏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以
力出耕公邑賈疏云六鄉以九等受地鄭注云廛里也場圃也
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
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于餘夫
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
之餘夫竝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按九等之田非必各有一夫
賈疏曾辨之安得謂餘夫無地可受乎且農夫之耕必與其家相近
若去家甚遠朝夕往來田且荒蕪矣若使別居離其父兄亦非
情理是六鄉餘夫必不出耕于遂地也遂地自有田可授餘夫
必不出耕公邑也公邑亦制井田皆每夫受田百畝何待鄉遂
之餘夫來耕乎餘夫與正夫同居鄉遂公邑都鄙隨處有之豈

必在遂地之中哉近人或謂餘夫之田卽以公田給之然公田爲八家所同治安得以授餘夫況一井八家或有七八餘夫而公田止百畝何以給之乎卽三四餘夫公田盡以給之正夫可以不治公田乎其說亦甚謬矣竊謂古者地廣人稀田不盡井隨處皆有閒田餘地授萊田取之於此圭田及餘夫之田亦取之於此且生齒日增已井之田不足以給亦取於此以授之每夫百畝不必盡爲井田之制也此無公田當用貢法餘夫之田亦宜用貢然則周之兼用貢法不特鄉遂爲然觀周官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可知鄉遂之外亦有用貢者矣如盡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稼歸公何必論年之上下乎餘夫之田與萊田錯于井田之閒是知井田之制不必畫方如棋局也其在平原廣野可作數井數十井或百井則爲一通一成之制畫方如棋局然若在山川險阻之地或止有九百畝但爲一井成正方形或不足九百畝其田不能成方則但以方田之法計之以九百畝爲一井公田不必正居中是皆不爲一通一成之制畫方如棋局溝洫亦隨地爲之不必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也此遂人文詳溝洫考孟子告畢戰潤澤必在君與子者此類之謂也一曰三代授田不同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皇氏謂夏時民多殷漸少周時至稀古授田有多寡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百畝止稅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煩畝盡稅之陳氏謂夏氏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尚少故授田止五十殷時漸廣周大備故日增徐氏謂夏

民儉約故授以五十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增多金氏謂區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六家受之商一井十二夫受之周乃每夫一區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萊田周人萊田在別井按井田有溝涂經界其制一定而不可易若田有增多必改易其溝涂三代聖人豈若是之紛擾乎則謂授田有多寡者非也天地之開生齒日繁豈有夏時民多殷時民少至周而更少之理殷用助法無稅何謂稅七十畝而三十畝不稅乎八家同井孟子有明文此殷之助法也周徹法亦然若殷一井十二夫受之計八百四十畝是餘六十畝矣若十三夫則又不足矣周亦有助若每夫一區是無公田也萊田必在井田之外未有與田相襍者安有二井之中半爲萊田者乎諸說皆不可通萬充宗謂三代尺度不同夏之五十畝至殷爲七十畝至周爲百畝此說得之蔡邕獨斷謂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是三代尺度不同之證白虎通謂夏以十寸爲尺商以十二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非也　然則五十七十百畝非眞有多寡也夫井田爲王政之首務而說者多誤有志經濟者不可不考正之矣

燔柴瘞埋考

古者祭天燔柴祭地瘞埋觀禮祭天燔柴祭地瘞祭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案觀禮所言與祭法同是正祭天地之禮鄭注觀禮以祭天爲祭日以祭地爲祭月非也周官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是祭月不瘞且燔柴亦非實柴也鄭康成謂燔柴皆有玉帛牲體後儒悉從之鴈案祭天地之禮燔瘞惟有幣帛無玉亦無牲也古人祭用玉帛禮神

猶朝覲執玉帛以爲摯帛則受而玉必還是知禮神之玉不燔瘞矣且玉亦豈可燔之物哉燔燎取其升煙玉不受火燔之無謂徒損一寶古之人何其愚也蒼璧黃琮與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皆貴重之寶何可數燔而數瘞之也國語云禘郊有全烝全體之牲亦非可燔燔之而臭穢上聞于天不敬大矣禮運云列祭祀瘞繒繒爲幣帛祀地而但瘞幣帛則無玉與牲可知鄭注云埋牲曰瘞幣帛曰繒經無牲字而曰瘞牲妄矣　而祭天之不燔牲玉更可知矣雲漢詩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其上文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別奠瘞于牲玉是奠瘞爲幣帛也牲未有言奠者玉雖可言奠瘞帛既見于禮運又見于聘禮可言奠帛則奠亦宜爲帛也然瘞爲帛則奠者帛必奠之而後燔于柴上也毛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未嘗有言燔者鄭注云埋牲玉孔疏以牲玉釋之非也非牲玉矣大宗伯于昊天上帝言禋祀日月星辰言實柴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言槱燎社稷五祀五嶽言血祭山林川澤言貍與埋同　沈四方百物言疈辜皆類敘而別言之其禮必各異禋之言煙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　又爲精意以享本國語　故知其但以幣帛加柴上而燔之不貴多品又取其氣之潔清也加牲燔之則氣稍濁實柴謂以牲體加于柴上祭日月非全烝當取其體之貴者燔之體之貴者首與正脊是也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布取其象之布也今本無此文　此皆非全體燒之自無臭穢而要不若禋祀之氣清也日月星辰亦燔幣然所以異于禋祀者在牲不在幣也槱燎則有柴有牲無幣而用柴獨多此祀天神之等殺也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實疏禋祀有玉帛牲牷其說非也　血祭自社稷始不言祭

地者祭地與社稷同用血祭也鄭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禋祀對不知瘞埋可與燔柴對不可與禋祀對其說似是而非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故方邱亦通稱社中庸云郊社之禮鼓人以路鼓鼓社祭大司樂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而此社兼地地亦兼社地與社稷同樂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卽五嶽次于社稷而與地同圭則社稷亦與地同圭可知矣觀禮云侯氏五等諸侯皆有邸又同服大裘而冕故五祀與地亦同用血祭也五祀猶天之五帝與天同用四祭蓋以血滴于地如鬱鬯之灌地也氣爲陽血爲陰故以煙氣上升而祀天以牲血下降而祭地陰陽各從其類也然血爲氣之凝血氣下達淵泉亦見周人尙臭之意也血祭與禋祀正對禋祀不燔牲則血祭亦不瘞牲下言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是埋牲以祭山林地與社稷五祀五嶽皆不埋牲可知矣觀禮祭法爾雅皆以祭地瘞埋與祭天燔柴對言此所埋者幣也非牲也禋祀升煙血祭下達皆所以薦神大宗伯以禋祀血祭對言者此也燔幣于坎皆所以告神觀禮諸書以燔柴瘞埋對言者此也祭地用全烝其牲不埋社稷五祀五嶽牲用大牢雖非全烝亦不瘞埋祭山林川澤用少牢皆折牲體爾雅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可縣可浮其非全體可知觀禮云祭山邱陵升庪縣卽升也本賈疏而大宗伯言埋似乎不同不知祭山林者先縣之而後埋之山屬地而其高配天故縣與埋竝舉觀禮大宗伯各舉其一言之耳鄭志荅張逸謂爾雅之文襍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非也孫炎云埋于山足曰庪埋于山上曰縣亦非川屬乎地而又就下故直沈

之而爾雅言浮沈牲體折節爲物不重初浮而終沈也邵二雲謂祭川竝用牲玉故或浮或沈引左傳沈玉以濟執玉而沈及史記河渠書湛美玉爲證又謂祭山亦埋玉引史記正義宋末會稽修禹廟于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枚以爲證然祭地既不埋玉則祭山川亦必不埋玉沈玉周官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注云沈謂祭川是沈以牲不以玉也左傳之沈玉皆欲報怨而邀惠于神非祭禮也史記所言是漢時祭川之禮非周制也祭山川固皆有玉然但奠之而不埋沈周官言璋邸射以祀山川未嘗言埋玉山海經言縣以吉玉亦未嘗言埋會稽之玉或漢以後祭山者埋之非周禮也孔文詳謂此即禹會諸侯于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非也禹時諸侯所執之玉皆是命圭當爲世守豈可埋于山乎　埋沈與實柴正對實牲用牲故埋沈亦用牲實柴之牲折節故埋沈之牲亦折節實柴埋沈皆以形不若禋祀血祭之以氣也瘞辜爲磔牲非折節其牲或用狗非必少牢則又降矣瘞辜與槱燎對槱燎不燔幣故瘞辜亦不埋沈此祀地示之等殺也天神地示必有等殺則禋祀血祭必不與實柴埋沈同用牲以燔瘞明矣至于玉之不可燔瘞尤其顯然者也牲玉燔瘞不見于經惟韓詩外傳有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此漢人之說自不足據羅泌極辨燔瘞用玉之非可謂卓識乃謂燔瘞兼有牲幣則仍沿注疏之誤而不覺其非也又案郭璞注爾雅謂既祭然後燒之瘞之崔氏注禮記謂初祭即燔陳氏禮書兩解不定竊謂燔瘞以帛所以告神宜在祭之始郭璞之說非也後代祭天地者皆于祭畢

燔瘞失其義矣

狐青裘服考

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鄭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元於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孔疏皇氏云元衣元端也又云畿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元衣此狐青又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裘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青大夫士襲以豹褒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劉氏以此元衣爲元端與皇氏同熊氏之說踰於二家江愼修云冕服之裘既當用元綃衣裼狐青夫子嘗服冕助君祭何以止有緇衣羔裘而無元綃狐青意當時魯君之祭皆是緇衣羔裘故夫子亦無狐青而記者廣言他國冕服有此裘與戴東原云天子諸侯元端以居狐青裘故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綃者綺屬則天子諸侯元端以繒可知也案元端以布爲之上服既用布則其內裼衣不得用絲玉藻云以帛裹布非禮也是用布用帛表裏皆必合一矣狐青裼以綃衣其非元端甚明皇氏誤矣戴氏謂天子諸侯元端以繒服以燕居不知天子惟朝祭服用絲諸侯惟祭服用絲燕居褻服安得以繒爲之乎天子諸侯燕居固宜元端狐青裘但裼以緇布衣不裼以元綃衣也且此經上文三言君此獨言君子可知非天子諸侯其爲大夫士無疑矣凡禮經言君子者多指大夫士不獨此章也況羔裘豹褒爲大夫之服詩羔羊疏云凡裘君則用全豹褒鄭云卿大夫之服也則此狐青裘豹褒必爲士大夫之服可知戴氏以臣則褒飾爲異故詩云羔裘

爲天子諸侯之服不亦謬乎唐風言羔裘豹袪檜風言羔裘逍遙是畿外諸侯亦未有不以緇衣羔裘爲朝服者皇氏謂畿外諸侯朝服元衣狐青裘其誤甚矣本孔疏祀天用羔裘是裘以羔爲最貴劉氏謂六冕之裘皆黑羔裘此說最確古之祭服未有不用黑羔裘者蓋羔德之獸古者卿執羔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注云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此羔之德也羔既有跪乳之孝黑者又合於陰幽之象故祭服必用黑羔裘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大夫朝服緇衣羔裘祭亦服之則天子諸侯祭服皆必用羔裘甚明熊氏謂六冕及爵弁皆用青裘非也青之裘不貴乃祀昊天與五帝享先王祭社稷煌煌大祀而服此裘有是禮乎江氏謂魯君祭以羔裘他國祭以青裘臆說無據與皇氏畿內畿外之說同其謬妄矣竊思大夫士服元冕與爵弁助祭者固不狐青裘而元冕爵弁別無狐青裘元綃衣意者士爵弁親迎大夫元冕親迎服狐青裘元綃衣以褖之與元冕爵弁大夫士服之尊者故玉藻首列之然其用甚少故論語不記之也諸侯立朝王服爵弁蓋亦狐青裘元綃衣以諸侯入覲服冕用羔裘始受命不敢服冕而服爵弁故亦不敢用羔裘而用狐青也諸侯在天子朝皮弁服用狐白裘見玉藻疏及詩羔羊疏始立朝王爵弁服用狐青裘又以類相從也天子燕羣臣及養老亦宜服狐青裘元綃衣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鄭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非也朝服緇衣與元衣別元爲黑青色緇純黑色且天子朝服皮弁絲衣本戴東原

說則燕與養老不宜用麻衣上文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縞衣是絲衣元衣亦絲衣可知是則天子燕與養老亦服狐青裘元綃衣也其冠則冠弁即諸侯朝服之委貌也天子諸侯用純狐大夫士則豹褒其褎以元綃衣一也天子田獵冠弁服用緇衣其裘亦宜狐青不用羔裘蓋羔裘最貴天子惟冕服用之朝服用狐白燕服用狐青田獵輕于朝燕豈宜最貴之羔裘哉其褎衣用緇布不用元綃亦降于朝燕也田與燕居同服狐青緇布衣但燕居以元端服田以冠弁服自有差等

黃衣狐裘考

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褎之鄭注云黃衣大蜡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疏云蜡後爲息民之祭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爲臘先祖之服也論語云黃衣狐裘邢疏云此大蜡息民之祭服也按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三者竝列其服宜相當乃緇衣羔裘大夫士以爲朝服而助祭于君大夫元冕士爵弁皆緇衣羔裘及自祭家廟大夫士朝服以祭亦皆緇衣羔裘邢疏專指朝服說未備素衣麑裘以爲視朔之服而聘問鄰國及大蜡之祭與大學始教祭菜皆服之邢疏及江愼修鄉黨圖考皆止言朔與聘亦未備又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亦服之天子之士亦素衣麑裘此所言皆侯國禮也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竝列乎古人之服冕爲上弁次之冠又次之冠皆用元未有用黃冠者惟息民之祭服與衣皆用黃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又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鄭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

而草木黃落夫冠以法天故色必取乎元黃冠乃象地而不象
天與法象相悖必爲古人之所賤也此特以象草木黃落別有
取義故不爲朝祭聘享諸典禮之正服其禮行於草野之中與
祭者皆用野草服之人賤可知矣或謂臘祭先祖五祀其祭非
輕其服不賤不知月令臘先祖五祀與周異周之蜡索饗先嗇
司嗇等八神而于蜡之餘又作息民之祭其祭不謂之臘其神
非先祖五祀蓋四方百物之神也蜡之祭天子諸侯主之而息
民則使有司行事蜡以皮弁服而息民則黃衣黃冠（蜡臘禮詳見蜡臘辨）
不可見其禮之輕乎以輕賤之服而與諸大禮之重服類敘必
不然矣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元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
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韎爲赤黃色

玉藻云一命縕韍鄭注縕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士冠禮韎韐
鄭注縕韍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夏官司馬掌兵以兵象火也）用兵
所以闢土守土故又兼乎黃乾象大赤（乾爲純陽故大赤）則弁用赤色
亦可以法天非如黃冠之全象地也上服赤黃色其內之裘宜
用狐黃裼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
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然則韋
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注韋弁
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布以爲衣而
素裳（賈疏此爲賓館于大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韎布爲衣而素裳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凡裘與衣但取其相近之色不必盡
同元衣用狐青裘以元色黑而兼青與青相近故也則韎衣用

狐黃裘韎色赤而兼黃與黃相近亦自宜矣小雅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狐黃當爲元端服之裘本戴東原天子諸侯以元端燕居當爲狐青裘大夫士冠昏等禮服元端當爲狐黃裘大夫士齊服元端蓋狐以白皆宜用黑羔裘爲上狐青次之狐黃又次之諸禮服以元端爲卑諸裘以狐黃爲下正自相稱冕弁朝服之裘皆一定冕服纁裳皮弁服朝服素裳韋弁服韎裳惟元端之裳不一故裘亦不一元端禮服之下者裘可不必與上服相合而裼必與裘同色元端服之狐黃裘亦裼以黃衣也詩言行歸于周必非黃冠而祭之時禮記緇衣引此詩鄭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失之矣其詩箋則云冬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是以爲燕居之裘矣此說亦非孔疏以此狐裘爲庶人之服謂狐之黃者多故庶人得服之不知經文明指爲士小序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當是尊爲士者非庶人也孔爲此說者以次章臺笠緇撮是庶人之服故也然鄭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其非庶人之服明矣末章言充耳琇實此豈庶人之所得有邪孔疏此庶人無玉用石而已案說文云璓美石次玉也衛風言衛武公充耳琇瑩是諸侯之填已用美石矣豈庶人始用石乎狐黃裘非庶人之裘庶人只服犬羊之裘不得服狐裘則必爲元端服之裘矣大夫士以深衣燕居亦當用狐黃裘說本戴東原深衣之裘不裼非論語玉藻所謂黃衣狐裘也檜風云羔裘逍遙狐裘以朝鄭氏以此爲黃衣狐裘箋云諸侯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潔衣服也不知此詩之意謂以朝

服燕燕服朝諸侯燕居當以狐青裘大蜡之餘黃衣黃冠而祭非必諸侯親之也孔疏謂知非狐青者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麤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潔必不服之不知功裘對良裘而言良裘爲王之裘其裘甚美若天成者故謂之良功裘爲卿大夫之裘其裘用人功多故謂之功功裘統諸裘言之羔裘亦在其中鄭注非是然以狐青與麤裘竝舉麤裘爲皮弁服之裘其裘自貴豈得謂狐青麤惡邪考狐青爲爵弁服之裘裼以元綃衣詳狐青裘考檜君好潔所以服之若狐黃裘乃裘之賤者檜君必不服之也然則狐裘以朝非黃衣狐裘明矣朝服必緇衣若用狐黃裘則與緇衣不稱矣

爵弁韋弁異同解

爵弁見于尚書儀禮禮記韋弁見于周官儀禮先儒皆以爲二物其制大異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云此與君祭之服爵弁者冕之次其布三十升此說亦非凡布之細者不過十五升而已詳四書正義麻冕章賈疏爵弁制頭然其布三十升此說大謬詳爵弁色考如爵弁色赤而微黑此說大謬詳爵弁色考如爵與冕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又前後平爲異故不得冕名以其尊卑次于冕故云爵弁冕之次也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聘禮云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鄭注云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

素裳賈疏此爲賓館于大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韎布爲衣而素裳此數說皆謂韋弁與皮弁相似而與爵弁大異也後儒多從之惟陳用之禮書謂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弁師司服韋弁先于皮弁書爵弁先于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即爵弁耳疑其爲一物也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古文弁象形則其制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江愼修謂陳說有依據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之韠也鄮陵之戰卻至衣韎韋之跗注即朱芾韎韐之謂也豈非爵弁即戎弁之證乎戴東原亦云然此數說皆謂爵弁韋弁同爲一物也按注疏說爵弁形制甚爲紕繆陳氏駁之誠是但以爵弁韋弁爲一物則不然也儀禮一書士冠士昏禮皆言爵弁聘禮言韋弁可知其爲二物若韋弁即爵弁聘禮何必別之曰韋弁乎禮經凡言冕弁與冠未有一物二名前後歧出者何獨於此歧出乎襍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士弁而祭于公故其服以絲爲衣士冠禮爵弁服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衣與爵弁服用絲耳按王朝皮弁服天子諸侯亦絲衣侯國皮弁服不得絲衣矣衣色用元鄭氏謂爵弁服元色爲貴故祭服必用元衣朝服則緇衣纁裳韎韐與冕服同鄭氏以爲冕之次是也襍記又云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祝宗人宰夫皆士也入君廟而服爵弁猶助祭之服爵弁也周頌云絲衣其紑載弁

俅俅此弁謂爵弁也本注士助王視濯省牲亦服爵弁與正祭同也是爵弁爲士之祭服與冕等重冕既以布爲之則爵弁亦必以布豈可以韋爲之乎韋爲熟皮與皮弁一類聘禮疏云有毛則曰皮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有毛無毛爲異不知弁與革對則皮是有毛者若散文則無毛者亦曰皮古人服裘必裼惡其褻也豈有朝服之弁以有毛之皮爲之乎必不然矣皮弁惟用以朝聘不得入廟助祭則韋弁不得爲祭服明矣皮弁用以祭者惟大射與大學祭菜此二祭一在郊一在學不在廟也安得謂爵弁即韋弁乎戎事服韋弁者以戰必穿甲甲以犀兕之皮爲之故弁用韋衣裳亦皆韋所爲也左傳鞶韋之跗注鄭氏襍問志以跗爲幅以注爲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于跗此說非是古音跗幅注屬皆同鄭說自通或以跗爲足跗亦謂鞶韋之服自首而下屬于跗上下一色所謂均服也鞶爲赤黃色兵貴猛烈有似于火故衣裳之色皆用赤又用兵所以辟土故赤而兼黃古人制度蓋有精意存焉祭義及孟子皆言夫人蠶繅以爲祭服是祭服必用絲助祭者無不皆然若衣裳皆韋何可以助祭乎且鬼神陰幽故齊祭之冠衣必用元色若鞶之赤黃與陰幽之義不合何可以爲祭服又安得謂韋弁即爵弁乎又爵弁爲士之上服助祭服之昏禮親迎大夫以上親迎以元冠禮三加服之天子惟哭諸侯服素服之冕故士親迎以爵弁經緇衣鄭注云服士之祭服也爵弁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于采此言經衍字也周官司服云及弔事弁絰服鄭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按弔用素爵弁則哭諸侯亦宜素爵弁鄭注不言素失之諸侯惟始立朝王服爵弁冕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鞶鞶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孔疏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

韎韐故知世子未
賜爵命服士服
于已鄭注云爵弁而祭于
凡朝服大夫委貌即冠弁
也若韋弁則自天子以至于士無不服之其非一物明矣陳氏
據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孔傳雀韋弁以爲爵弁即韋弁之證
不知孔傳是僞書多不足據傳意以兵事韋弁服此二人執兵
故宜以韋爲之異于常服然下言冕而執兵者四人豈亦以韋
爲冕乎孔疏已辨之江氏據詩朱芾斯皇及韎韐有奭以爲爵弁即
戎弁之證不知韋弁服是赤黃之色其芾用黃朱散文則黃朱
亦稱朱也韎與縪同玉藻云一命縪韍再命三命赤韍鄭注云
侯伯之士一命又云子男之大夫一命是縪韍與韎韐相當士
之爵弁韎韐大夫之冕服縪韍也此詩言朱芾即玉藻赤韍其

非韎韐甚明又玉藻云一命再命幽衡同衡與珩同三命葱衡此
詩言有瑲葱珩是三命大夫之服則所謂朱芾斯皇非一命之
韎韐又明矣江氏以朱芾爲爵弁韎韐不亦謬乎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鄭箋謂諸侯世子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
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此說是也安得據此而謂爵弁
即戎乎考古吉凶軍賓嘉五禮吉禮與賓嘉相近故服可通用
冕服以祭祀而會同朝覲亦用之爵弁以助祭而親迎亦用之
冠弁以祭而擯相亦用之皮弁以祭蜡而聘禮亦用之此皆吉
禮與賓嘉通也與軍凶不相近故服不通用蓋吉賓嘉禮之常者也軍
凶禮之變者也禮當其變則服必異于常軍若可與吉通凶亦
可通于吉乎惟賓禮與軍禮尚有相通韋弁以即戎而聘禮亦
用之然以韎布爲衣而素裳其實仍有不同況軍賓相通惟存

聘禮而聘禮又惟歸饔餼一事古人衣服之有別如此若吉與軍絶未見有相通者然則冔弁韋弁自是二物不可混同矣

三公服毳冕辨

周官內司服賈疏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執璧同則三公亦毳冕孔沖遠王制疏亦云然按三公王臣之最貴者也典命云三公八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宗伯云五命賜則七命賜國八命作牧是三公尊加子男三等與外諸侯之州牧同且射人云三公北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鄭注以爲從三公位蓋在三公之後也朝位以北面爲最尊詳朝位考明堂位言三公中階北面侯伯位于東西階子男則位于門東西由此觀之三公之尊雖諸侯不得與之抗也豈子男所可同哉王制云三公一命卷鄭注云卷俗讀也

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夫加一命即得服衮冕則其本服鷩冕可知也三公八命服鷩冕卿六命服毳冕降于外諸侯一等蓋王朝之近尊而屈與諸侯不純臣者異也其證又有三禮器言韗冕之制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王朝之大夫士也侯國士不服殷制非也詳冕服考五冕以元冕爲下三旒則元冕也士元冕朝大夫士鄭注謂夏則下大夫絺冕上大夫毳冕士大夫卿也

玉藻云王后褕衣夫人揄狄鄭注云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褕衣三夫人尊與三公同本鄭氏則三公之夫人亦揄狄同于侯伯夫人而三公宜與侯伯同服鷩冕可知鄭氏玉藻注謂三夫人服揄狄是也而注司服又謂三夫人服闕狄兩解不定所以啟賈孔之誤也然司服注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乎者疑詞玉藻注用也字是決詞鄭當謂三公服鷩冕也二證也詩王風云大車檻檻毳

衣如棻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也此大夫當是上大夫上大夫服
毳冕可知三公宜服鷩冕三證也有此三證合之王制一命衮
之說三公非服毳冕明矣三公所以不執圭而執璧者圭是封
國之瑞必成國而後執圭子男五命猶未成國大宗伯云五命
賜則鄭注云則
未成國故止執璧三公雖尊而在王朝爲臣未嘗賜國故亦不
之名
得執圭射人云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夫卿六命亦已尊
矣而僅得執羔孤之命數典命無文以公之孤四命卿三命推
之王朝三孤當與三公同三孤三公之亞實尊于卿故朝位孤
夫同西面矣王制以三東面位次于三公北面若卿則與大
孤與六官爲九卿非也孤亦八命知孤非七命者外諸侯君道
孤大夫臣道故命數皆偶無七命也而僅執皮帛然則三公安得執圭乎加皮帛
一等則爲璧王朝惟三公獨執璧所以尊之也又案三公有二

等八命者三公之常秩也若有功德加一命令爲東西二伯與
二王之後同大宗伯所謂九命作伯也成王之初周公爲大傅
召公爲大保三公之職也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
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又爲東西二伯也樂記言大武樂舞五
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二公分陝作伯始于武王時矣九命
得服衮執圭金縢言武王克商二年周公禱於三王而秉圭剋
風言成王時周公居東時人有衮衣之歌然則三公九命者且
得服衮執圭安得以毳冕概之乎九命數屬陽作伯又爲諸侯
雖未封國亦得執圭又外諸侯之長與在外爲九伯者同故
執圭以其本成國之君也然則三公執璧誠不可泥看矣二
伯多以三公爲之是三公服衮者多服鷩冕者猶少也豈有服
毳冕者乎然則三公九命作伯服衮賈孔明知之特謂入命者

服毳冕與子男同此則大誤不可以不辨也陳祥道禮書駁鄭氏三公妻服闕狄之說而謂三公服鷩冕得之矣又云射人三公執璧則服毳冕蓋王饗射降而服鷩冕矣又云執圭乃公常禮璧特射時所執此說非也古禮君臣同服者最多天子朝服君臣皆皮弁諸侯之朝服餘可類推鄭注司服云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助祭有不同孔沖遠王制疏云諸侯若助王祭天地及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己上服若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隨王所著之服此謂王小祀服元冕諸侯亦服元冕若王服毳冕諸侯亦服毳冕餘可類推然則王朝公卿大夫亦猶是矣助祭可與王同服則饗射亦豈不可與王同服乎三公本服鷩冕從王饗射亦可服鷩冕不必降服毳冕也凡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饗射惟三公從王服鷩冕卿以下不得服也

摯與服不同服可降而摯不可降諸侯助祭皆從王服則饗射亦宜從王服鷩冕子男仍服毳冕上公當降衮而服鷩矣而所執仍是桓圭不降執信圭蓋瑞圭受之天子有一無二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是公之冕服有五不止一衮衣與圭不同未聞可用兩圭者也王祭祀之服有異而所執皆尺有二寸之鎮圭饗射亦宜然君不降臣亦不降安得謂三公本執圭至饗射而降執璧乎周公秉圭乃是三公加命作伯者陳氏據此而謂三公本皆執圭抑亦誤矣

古經典標題說

經典標題古本皆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如儀禮首云士冠禮第一次云儀禮鄭氏注是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也賈公彥疏云儀

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意故也其說是也但古本禮經本無儀字鄭注禮器云事禮謂今禮也可見鄭本不冓儀禮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景十三王傳曰禮禮記顏師古注禮者禮經也然則古本無儀字甚明賈疏與釋文石經皆冓儀禮非也標題必去儀字方合鄭氏本書又如尚書標題首云堯典第一次云虞書孔氏傳亦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也但馬融鄭康成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是虞夏同科也揚子雲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據此則馬鄭題虞夏書者當是古本左傳莊八年僖二十四年成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引夏書皆在今虞書內可見古本題虞夏書也孔疏從僞孔非也又如毛詩鄭氏箋箋傳固卽所以注詩而實主於箋傳故序下鄭注本無箋字今本有之亦非也

告朔餼羊對

論語告朔之餼羊自漢以來無異說近劉寶楠論語駢枝獨謂告朔是天子頒朔餼羊所以待王使者也竊竊以爲不然考之左傳春秋時天子無頒朔之事諸侯皆自爲厤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與周正異又左氏言魯厤失閏又言司厤過可見天子不頒厤也安得有頒朔之使乎周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案歲年卽朔也本可云頒

之于官府都鄙邦國而言頒告朔于邦國蠶用二頒字蓋以官府都鄙無告朔禮而諸侯有告朔故又用頒字別爲一句頒告朔者謂頒其所當告之朔也若云告朔卽頒朔以告爲自上告下之告則頒之卽所以告之何必言頒又言告且邦國言告而官府都鄙不言告又何義邪邦國與官府都鄙無異何必又言頒告朔邪若以告與告喪之告同必別有言語文詞此乃行人之職非太史所掌也何得于太史言之乎告朔三見于經一見于周官一見于春秋一見于論語春秋文六年經閏月不告朔左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公羊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是告朔爲諸侯告廟論語文與春秋傳同不當別生異義也且諸侯待鄰國聘使飧一牢饔餼五牢上介飧一牢饔餼三牢一牢牛羊豕皆具待之之隆如此論語言餼羊明是特羊何待王使之甚薄降于列國十數倍乎必無此理明矣況春秋天子不頒朔朱子亦云然既久無頒朔之王使何至孔子時猶有餼羊之供乎朱子又謂有司猶取于民而供之公家是實無其事而假其名以厲民子貢欲去之最爲得宜夫子何爲止之乎先儒以爲告廟之羊此則宜用特羊凡告祭與常祭不同虞書王制皆言天子巡守反告于祖禰用特謂特牛也故天子告朔亦用特牛本鄭氏諸侯降用特羊宜也春秋時天子雖不頒朔諸侯亦行告朔之禮蓋當時侯國固自爲厤而每月之令猶有遵天子制者故仍以朔藏于祖廟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因以此日視朔列國未必皆然魯爲周公後能守周禮故尙行之也自

文公始怠于禮以閏月一不告朔以疾四不視朔然此外皆行之可知鄭氏竟謂文公不視朔誤也子貢欲去羊之事想當哀公之時此時餼羊猶供則告朔之廢必不始于文公可知也孔子當定公九年至十三年與聞國政時告朔必行迨孔子去魯以後漸至于廢哀公十一年以後孔子反魯始與子貢議此事歟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是告朔禮已廢亦反魯後事也劉廣文特以餼字爲待賓之禮故創此解不知經文有正稱亦有通稱如牲本祭祀所用而周官王膳用六牲公食大夫禮言三牲之肺是常食與待賓亦可言牲聘禮有饔而周官內外饔掌祭祀之割亨是祭祀亦可言饔國語言馬餼不過稂莠是馬食料亦可言餼安見餼必爲待賓之禮乎告朔非正祭可不言牲且言牲無以見其爲羊故必言羊以見其費少而係于禮者也言餼以見其爲生羊故可得而去也餼羊猶言生羊耳何可泥此而謂待王使之羊乎

首陽山考

首陽之說不一馬季長賈景伯杜預謂在河東蒲阪高誘阮藉阮瑀皆謂在河南偃師水經注兩說竝存許叔重謂在遼西曹大家注幽通賦顏師古注漢書皆謂隴西方輿勝覽史記索隱主此說謂在岐山之西王伯厚斷以首陽在蒲阪後人因于此祀之閻百詩四書釋地兩存蒲阪偃師之說而不斷其是非學者惑焉鶚竊謂諸說皆非也曾子制言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夫曰北至于首陽則自河

而北行若遼西當云東至隴西當云西至偃師當云南至不得言北矣遼西隴西岐西又非在河濟之閒與曾子不合且夷齊之歌抗懷黃農虞夏則其所居當在堯舜禹之區偃師等處皆非其地也遼西則孤竹之地二子既遜國而去何又歸于其鄉岐西在武王所都鎬京之西隴西更在其西二子既與武王不合去周國而東何又反過周國而西或以二子歌云登彼西山惟隴西可言西山則又不然東西南北隨在皆有天下山名西山者多矣不必在大地之西也二子蓋自南而北又稍向西登首陽山故謂其山爲西山耳然則諸說之謬固甚明也惟蒲阪爲舜之都又在河濟之閒其說似矣然曾子既言居河濟之閒莊子又言北至于首陽則首陽當在蒲阪之北雷首南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阪雷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首陽讀如東首之首陽之首上聲二字不同亦可知其非一山則謂首陽在蒲阪者亦非也按詩唐風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序云刺晉獻公也唐國即晉國晉始封在晉陽即夏禹都詳禹都考至穆侯遷於翼在今平陽獻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即夷齊所隱之首陽也平陽爲堯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願居其地近河濟又在蒲阪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但非在河濟之閒意二子先居於河濟閒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閒是夷齊去周尚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閒也又云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

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于首陽山也故曾子言居河濟間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于首陽明自河濟間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

釋葵

說文云葵菜也詩豳風七月亨葵及菽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士喪禮甒豆之實既夕東方之饌四豆士虞禮記豆實士冠禮再醮兩豆特牲少牢饋食禮皆有葵菹此葵之爲菹者也士虞禮記鉶芼有滑夏用葵冬用荁鄭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公食大夫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滑堇荁之類賈疏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此葵之爲羹者也凡豆實兩豆必用葵菹以贏醢配之四豆則加韭菹以醯醢配之士昏禮菹八豆則加謂葵菹與韭菹也六豆用昌本菁菹韭菹八豆則加葵菹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膳禮堂上八豆其中皆有葵菹經雖不言可考而知凡鉶羹必有滑夏皆用菹非特士虞禮公食大夫禮也然則自天子以至士庶人冠昏喪祭賓客之禮無不用葵葵之爲用廣矣故古人種之於園多至數畝以其爲常食之菜也葵類最多爾雅釋草云蒉蒉葵郭注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又云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說文云莁鳧葵也詩曰言采其莁蘴鳧葵也本草注江南人名豬蓴周禮朝事之豆有莁菹又爾雅翹苦堇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又攷蚍蜉郭注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陸璣詩疏云芘芣一

名荊葵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又膏戎葵郭注今蜀葵似葵華如木槿華此葵之大者戎蜀皆大也蜆六者皆有葵名亦以其可食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爲葵之類非卽葵也今秋葵一名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椀鵝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卽結子諸葵惟蜀葵根苗嫩時可食秋葵嫩時食之尤佳格物論云葵有鴨腳之名鮑昭葵賦云豚耳鴨掌今秋葵葉如鴨掌則秋葵卽葵菜之葵明矣白樂天詩貧厨何所有炊稻烹秋葵卽此秋葵歟今葵類之可食者惟蒸葵古名藤菜今名紫果菜以三月種嫩苗可食五月蔓延葉可作蔬其子剖之赤如血然此非衞足之菜無鴨掌之形則亦與菟葵楚葵等同爲葵類而已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七十六終

仁和葉維幹校上海范本禮

求古錄禮說十五

臨海金鶚誠齋著

釋咎

咎古通舅士昏禮贊見婦于舅姑注云古文舅皆爲咎春秋傳舅犯他書亦多作咎犯咎與舅義不相涉而得假借者以聲同也咎又通臯陶一作咎繇臯咎聲亦相近古韻蕭肴豪尤通也故鼛鼓鼛字从鼓咎聲

釋庸

庸古通傭方言庸代也廣雅亦云庸代也庸通於傭故有代義庸又通墉易同人棄其墉釋文云鄭作庸鄭氏云小城曰附墉附墉卽附庸也庸又通鏞書益稷笙鏞以閒鄭氏鏞作庸注云

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庸又通頌大射儀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頌古容字與庸同聲故通用庸又通訟書堯典嚚訟可乎釋文馬本作庸訟借作頌故亦借作庸也庸又通用說文庸用也庸从庚从用文省卽爲用庸用義同又聲之轉也庸又通閻左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又通作餤書洛誥毋若火始餤餤漢書梅福傳作庸庸與閻餤聲相近古韻冬鹽本通左氏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斂禮記左傳窆封二字通用說文熊从炎省聲皆其證也

釋祗

祗古通振禮記內則祗見孺子注云祗敬也或作振書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六德柴誓祗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振與震通無逸云治民祗懼魯世家作震懼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作祗動萬民又易恆上六振恆凶說文引易作榰恆榰與祗聲同曲禮畛於鬼神注云畛致也畛或爲祗畛與振聲相近張揖埤蒼引作祗云告也祗與祗聲亦相近皆祗振相通之旁證也古韻支眞通春秋齊師遷紀邢鄑鄑字音茲而从晉寅螾二字本在眞韻而亦入支韻詩祗自塵分塵與疧字爲韻夏禹襄陵操不入父子子字與民字爲韻左貴嬪楊后誄垂萬春焉春字與時字爲韻參同契黑者水基基字與一字爲韻又是非歷臟法內觀有所思思字與晨字爲韻皆支眞相通之證也又眞元二韻

通人人所知也艮字从目从匕當取匕聲易說卦傳艮止也艮止音相近也不然何以乾健坤順坎陷離麗皆諧聲而艮止獨否乎又支微二韻通人盡知之中庸壹戎衣鄭讀衣爲殷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所以隱形也又沂字从斤旂字亦从斤圻即垠字又通作譏字禮記車不雕幾幾釿也班固荅賓戲張良受書於邳沂沂垠也詩小雅夜向晨晨與旂字爲韻左傳龍尾伏辰辰亦與旂字爲韻然則支元通即如支眞通即如支眞通也惟支眞通故禮內則書皋陶謨紮誓祗振二字以聲相近而通用也祗又通多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祗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祗同古字从氏从多每相通爾雅怋怋愛也漢書敘傳姺姺公主孟康注引作姺姺愛也

蜡臘辨

蜡臘之祭說者不一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或曰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是謂周有蜡有臘臘亦蜡祭也孔疏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　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云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孔疏息民爲臘與蜡異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唯隨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是以息民之祭爲臘在蜡之後也蔡

邕獨斷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風俗通說與此同 廣雅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此說與蔡少異是蜡臘一祭而二名蜡卽臘也陳氏祥道謂王蜡祭服元冕皮弁素服黃衣黃冠是助祭者之服郝京山謂皮弁素服天子諸侯蜡祭之服黃衣黃冠民間蜡祭之服是皆以黃衣而祭爲蜡祭中之事不謂之臘也案周官禮記皆言蜡而不言臘是周祭有蜡無臘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乃秦國之禮非周禮也月令爲秦呂不韋所撰多襍入秦制 季秋爲來歲受朔日秦用亥正也又太尉合周禮 者尙多 秦官名又九門亦當爲秦之城門餘不凡三祭合享百神遂勞農休息以倣周之大蜡 秦初奉周正朔故此三祭在亥月以歲終合享百神也後改用亥正則此等祭于戌月行之 而不以蜡名之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二年初臘可知周本無臘臘始于秦惠文君時其後呂不韋撰月令遂以爲天子之制後儒不察而以爲周禮誤矣周禮孟春祈穀于上帝仲春祭社稷亦所以祈年 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田祖卽配食于社稷者也 皆于本年之春行之未有預祈于年前者也歲終之祭當報而不當祈且祈年不當但祈日月星辰而不及上帝日月從祀于圜丘南郊又特祀于二分六宗當祀於孟春 詳四類考未聞祀於孟冬者也社已祀于春秋先祖已祭于四時此時適已烝祭五祀已分祭于四時乃復祭之不病其數乎 萬充宗曾辨之況先祖五祀於勞農休息絕不相關又先祖祭于廟五祀祭于宮而勞農休息則在于郊其地隔遠皆不合於禮禮運云昔者仲

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鄭注云謂蜡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不知蜡祭畢必行燕禮考工記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息燕者因蜡祭息老物而燕也（祝禮皆用獸侯此言息燕舉一以概其餘也鄭注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非是）燕禮以大夫爲賓孔子爲大夫故爲蜡賓燕于寢故事畢而出游於觀若祭宗廟而助祭孔子安得爲賓乎不得據此而謂蜡亦祭宗廟也然則祈年于天宗以下三祭非周禮明矣鄭注皆指爲周之蜡祭殊不思郊特牲明著八蜡之神（詳八蜡考）若蜡祭亦祭天宗公社等神經文何以不著乎且經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以八神有功于民而非常祀之所及故必索而祭之若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何待索邪其繆甚矣（萬充宗蔡氏德晉秦氏蕙田皆辨之）黃衣黃冠而祭郊特牲統載于蜡祭章中是其祭亦名爲蜡不得指爲臘凡以息民之祭爲臘者皆誤也周本無臘祭左氏僖公五年傳有虞不臘之言蓋左氏是戰國時人見秦行臘祭于亥月因爲此說朱子云左傳是姓左人作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非虞公時已有臘祭也萬充宗謂周有蜡無臘臘爲秦禮足正舊說之誤但云周以亥月爲臘月故宮之奇有虞不臘之言謂不及臘月非謂不及臘祭也考爾雅十月爲陽無亥月名臘之說鄭注月令云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是秦之臘祭非因臘月而名之也周獵以夏正仲冬亥月不獵何名爲臘平萬氏謂周以亥月爲臘月亦誤矣蔡邕合蜡臘爲一其說實勝於諸儒但謂周曰蜡漢曰臘不言所祭之異亦尚未合又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其名

不見於經其義亦無可取殊不足信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可知蜡之名唐虞三代所不變也安有嘉平清祀之名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是嘉平之名始于秦清祀亦猶是也蔡邕又謂青帝以辰臘未祖此出于緯書其繆更不足辨矣魏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博士秦靜議古禮出行有祖歲終有蜡無正月必祖之禮此說是也皮弁素服黃衣黃冠其服各異當是二祭陳氏謂天子元冕執事者或皮弁素服或黃衣黃冠不知天子元冕則助祭執事者似當冕服或爵弁不得服皮弁也黃衣黃冠非禮服之常其服最賤何可執事於元冕之側乎方氏謂主祭者皮弁素服助祭者黃衣黃冠不知主祭者皮弁助祭者亦當皮弁安得服黃衣黃冠乎郝京山謂民間蜡祭服黃衣黃冠不知小民不得祭蜡鄉遂都鄙雖各有此祭亦必官吏行之其官或爲大夫或爲士皆可服皮弁也何必黃衣黃冠乎經云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以息老物見周官籥章故爲素服送終以葛爲帶以榛爲杖與常禮服不同則豈必服元冕乎言皮弁素服而祭自是主祭者之服安得謂助祭者之服乎言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明別是一祭非正蜡之禮也注疏以此爲蜡後之祭此說近是但不宜以月令臘先祖五祀當之耳息民之祭雖在蜡後卻當與蜡同日何以知之周官籥章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老物兼田夫萬物而言本注是息民疏之祭亦蜡祭也蓋別而言之息民自爲一祭通而言之息民在

蜡祭中可知當與蜡同日不然安得統名爲蜡乎禮記云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鄭注引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謂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也息田夫必燕飲而謂之一日之澤其與蜡同日可知矣孔疏以爲在蜡之後日非也息民之祭其禮與蜡別者先儒多未詳考蜡之祭天子諸侯親之息民之祭則使有司行事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服草服而與野夫相接非至尊所宜矣蜡祭先嘗等八神而息民之祭亦必有其神蓋四方百物爲八蜡臣燕于鄉學中而天子諸侯亦與羣臣燕于寢焉野人飲酒皆在鄉學中而天子諸侯亦與羣臣燕于寢焉豳風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此即蜡祭畢勞農休息而飲酒于序也玉藻云唯

饗野人皆酒所謂朋酒也毛傳云兩尊曰朋　野人不得升君之堂毛傳以公堂爲學校是也鄭箋謂國君饗羣臣非也祭蜡歛豳頒其以此與

麻冕黼裳蟻裳彤裳解

書顧命云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大保大師大宗皆麻冕彤裳僞孔傳云王及羣臣皆吉服蟻裳色元孔疏績麻三十升爲冕故稱麻冕王麻冕者蓋衮冕也衮之衣五章裳四章裳非獨有黼以裳之章色黻黼有文故特言之鄭元于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按康王居喪不可純吉受先王之命不可純凶故特制吉凶參半之服羣臣亦然麻冕與論語異論語對今也純而言故特言麻以明其不用絲古之冕未有不麻者何必言麻故禮皆止言冕或曰衮冕或曰裨冕或曰元冕未有

言麻冕者此獨曰麻可知其爲變服矣蓋卽用麻之本色不染爲元如喪禮所謂麻衣者也天子裘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鄭謂周天子服九章非也何獨言黼詩言黻衣繡裘袞衣繡裘未有言黼裘者此時言黼又可知其爲變服矣考工記云黑與白謂之黼此裘黑白相間故謂之黼玉藻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鄭注謂以狐黑白相間爲黼裘黼裘之制亦然非刺繡斧文之黼也蟻裘卽元裘元裘爲上士元端服之裘見士冠禮注不繡黻其衣亦無文可知彤裘卽纁裘纁爲赤色彤亦赤也禮器云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裘是纁裘之衣裘無文元裘衣裘無文彤裘衣裘亦無文王爲喪主其服視羣臣爲尤重豈有臣服無文而王反服文繡乎其皆爲吉凶參半之服甚明注疏及蔡傳惟以蟻裘爲吉凶參半之服餘皆爲純吉之服失之矣

軍制車棊士卒考

古者軍制車棊士卒先儒多謂兵車一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上三人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用之於戰江愼修周禮疑義舉要亦主此說案此說考之於經皆不合詩采芑云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鄭箋云戎車三千棊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司馬法兵車一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夫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耳今用一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古者用兵未有如此之多況以方叔克壯其猶征伐蠻爾之蠻荊是時蠻荊弱小非如春秋楚國之疆安用士卒之衆若此乎王者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而謂羨卒

盡起宣王之賢必不忍爲也此其不合者一也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夫一乘七十五人是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何言三萬夫詩盛誇魯之彊豈反少言之乎鄭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不知以三軍言每乘七十五人止須五百乘與公車千乘不合經于公車千乘之下朱英綠滕二矛重弓是謂征伐時車乘非制國乘數也且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人當言四萬不應退減其數而言三萬也本孔疏其不合者二也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虎賁甲士也虎賁是有勇者故知爲甲士若每兩甲士三人一車兩輪故曰兩兩卽乘也則三百兩當止九百人若統士卒言之當有二萬二千五百人何止三千其不合者三也周官大司馬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有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五人爲伍此戰陳不易之法春秋時猶然甲士當與甲士爲伍不當與步卒爲伍今以一甲士與四步卒爲伍非法也四兩爲卒二兩則爲卒之半配偶均齊今以三兩爲一乘則不得以四兩爲卒推而上之旅與師軍之法皆亂矣其不合者四也然則一乘七十五人必不可用之戰明矣七十五人之制出於司馬法然司馬法本有二說鄭氏詩箋及論語注引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注小司徒又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鄭不詳其所以異賈疏及春秋孔疏皆以七十五人爲畿內邦國法三十人爲畿內采地法不知王者軍制自畿內達之天下安得有異且士卒出于鄉遂非出于采地也

江愼修謂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此說得之然其解周官亦謂戰車七十五人則亦誤也夫車乘士卒經典有明文讀者不察耳周官言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是明言二十五人爲一乘矣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襍也凡用兵選其强壯有勇者爲甲士又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一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以步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注孫子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五人也每一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乘重車一乘也五乘凡一百五十人馬二十匹其糗糧芻茭宜以一大車載之矣重車駕牛重車皆在兵車之後將重車者大抵皆老弱之人皆步卒而非甲士故不用以戰行則將重車止則爲炊爨樵汲等事也江氏謂四兩爲卒以一兩之人將重車抑又誤矣伍兩卒旅皆戰士也散文士卒通孟子危士臣是也將重車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無以成旅師與軍乎夫惟以二十五人爲一乘則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閟宮詩言公徒三萬僖公時止二軍也鄭氏兩解不定其苔臨碩以爲魯須是二軍此說是也孔疏亦以爲然

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之每乘二十五人則千乘適二萬五千人是爲二軍春秋軍制官制皆不必如古魯大國本當三軍而其初止二軍晉亦當三軍而其初止一軍二軍後乃有六軍他國可知併將重車者計之適三萬也孟子言武王虎賁之千人書序作三百誤是甲士三千每乘車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兩也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又左氏閔二年傳云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管子云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官伍兩卒旅之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爲小戎小戎兵車詩小戎俴收是也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即變法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或疑一乘二十五人則大國三軍當有一千五百乘乃制國不過千乘見坊記是車乘不足軍之用也不知大國千乘是計井出車之常法蓋十井出車一乘詳千乘之國出車考大國百里提封萬井可出車千乘故曰千乘之國天子畿內千里提封百萬井可出車十萬乘經傳從省文故曰萬乘之國萬乘千乘非必以爲軍旅之用也古者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詳千乘之國出車考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次國二軍出于二鄉小國一軍出于一鄉家出一軍爲兵也車則八十家出一乘其數自不能相合如天子車有十萬乘而兵止六軍計用三千乘其不用者甚多也如每乘七十五人則六軍止千乘不用者更多矣大國千乘如一乘七十五人則三軍止用五百乘次國四百九十乘二軍止用三百三十三乘有奇餘二十五人小國二百五十乘一軍止用一百六十六乘有奇餘五十人是皆不合者也夫一乘七

十五人軍數車數既不合又何疑於二十五人一乘車有不足乎左傳成元年疏云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供是千乘之車馬不盡出於民間也則或有不足亦官自作之爲耳且古者用兵甚希卽用之亦不必皆三軍如大國用二軍則車乘固無不足矣左成元年疏謂對敵布陣必用大司馬伍兩卒旅之法非一乘車七十五人此足以正諸說之謬而謂七十五人乃徵課邦國之兵所徵之兵既至然後以鄉遂法用之則亦謬矣古天子用兵不多豈必徵兵于諸侯卽或徵兵其調發亦當與鄉遂同兵車一乘當用甲士十人而今止三人何以成陳且無將重車之人亦不可以行軍總由別畿內邦國爲二制故有此强解耳孔撝約經學卮言云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

發前人所未發極爲精確然其所言亦多謬謂一乘二十五人唯六鄉制軍如是郊遂以外井地制賦車乘與此不同乘之人數亦非有定司馬法以七十五人爲乘小司徒注以三十人爲乘齊以五十人爲乘楚之乘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以百二十五人爲乘案六遂與六鄉同六鄉爲正卒六遂爲副卒其制軍初無異也都鄙惟有一乘七十五人之制無三十人爲乘之制也一乘三十人車出於邱甸士卒出於六鄉其將重車之人則調於六遂不得混而言之也齊之五十人爲乘非先王之制豈得謂郊遂以外乘之人數無定數楚廣偏兩以車言車二十五乘爲小偏鄭魚麗之陳先偏後伍偏伍亦以車言也本江慎修孔氏又云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

車之萃輕車之萃各以士之衆寡分別名之今謂二十五人其
棄近所謂輕車者歟不知此五者皆兵車其名蓋以周而殊鄭
注云戎路王在軍所棄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補闕之車也
苹猶屏也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夫然車
之所用有異而一棄二十五人必不有異否則車棄卒伍皆亂
矣豈足以制勝哉又云通率鄉皆家三人其用之戰也三番更
迭役之此亦不然古者罕用兵大抵徵之於鄉而已如或用兵
不足抑或連年用兵則當徵之于遂又不足當徵之都鄙本左
年疏及小司徒疏所用皆正卒也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則出師固不
用之矣所以然者羨卒多于弟力未强壯又未諳練未可以戰
也田與追胥且羨卒或有或無或多或少豈必能家出一人又
何以備伍兩卒旅師軍之數哉則謂三番更迭役之必不然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七十七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求古錄禮說補遺　　鹽海金鶚誠齋著

郊棄大路解

郊祭棄大路禮記郊特牲以爲棄素車鄭注云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鄭以此爲魯禮與周禮不同方氏慤周氏謂楊氏復以此爲殷禮二說皆據周禮玉路以祀玉路非素車故以素車爲魯禮殷禮也陸氏佃謂祭天有兩車玉路卽道之車也素車卽事之車也陳氏祥道禮書謂自國至大次棄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棄素車五禮通考以陸氏陳氏說爲是鶚案三說皆非也郊特牲明言王被衮以象天是爲周禮可知魯侯國安得僭王邪皇氏云魯用王禮故僭王不知魯雖僭用王禮

君子必不以王侇之明堂位語多夸大其侇魯行郊禮亦曰魯君不侇王也然則郊特牲侇王必非魯禮矣三禮皆周人所作所言皆周禮也以周人言周禮故概不侇周閒有侇周者必與夏殷竝言也若言夏殷禮必明標夏殷字以別于周郊特牲無殷字安得指爲殷禮邪鄭注禮記每見與周禮不合輒指爲夏殷禮皆非也　郊有兩車經典竝無此文一日之閒同此一事而更易其車又于義無取聖人制禮何爲如此紛擾乎陳氏謂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不知聽祭報與祭是二事而自國至次自次至壇不得分爲二事曷可援以爲例乎故曰三說皆非也周官巾車云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經文第言祀未嘗言祀天竊謂周天子祭祀皆槀玉路惟祭天別取質之義而槀素車素車則木路也鄭注禮器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孔疏殷猶質以木爲車無別彫飾槀以祭天謂之大路也　周官從其多者而言故云玉路以祀此省文也周官一書從省文而不別白言之者甚多如禮祀祀昊天而不言五帝路鼓鼓社祭而不言地血祭祭社稷而不言地司服祀皆然遂謂周祭天槀玉路誤矣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此以素爲貴也郊特牲云槀素車貴其質也又云素車之槀尊其樸也左氏桓二年傳云大路越席服虔注云大路木路是也杜注大路玉路祀天車失之　昭其儉也是則周雖尚文而祭天則槀木路經文甚明柰何專泥巾車之文而槀指諸書爲殷禮乎又案殷周所侇大路不同殷以木路爲大路朝祀與賓俱槀之殷尚質無金玉象等路惟革路而已革路以卽戎餘

禮皆棄本路也大路止有一無二也周大路有二有以玉路爲大路者書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傳云大路玉鄭注亦以爲玉路以玉路爲五路之首故傳大也有以木路爲大路者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又云魯君孟春棄大路祀帝于郊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皆指木路此仍殷時之名又以祀天而大之也是周大路有二杜預左傳注以大路爲玉路則混二大路而一之矣又案郊棄木路與田棄木路異巾車云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鄭注云不言就數與革路同是木路樊纓五就也田之木路五就而郊之木路則一就此以少爲貴猶特牲之義也田載大麾而郊則載大常十有二斿龍章而設日月象天明而則天數猶被衮十二章之義也本郊特牲文但彼不言大常案周官司常云日月爲常郊之旗有日月可知爲大常也日月象天明十二斿則天數又案周官大司馬王田載大常不建大麾者蓋彼是三年治兵大田獵與四時常田不同也詳田獵建旗閒嘗考之古禮有竝行不悖者郊祭棄木路器用陶匏席用藁秸此固以素爲貴也而旗載大常服用龍衮則又以文爲貴牲止一牛樊纓一就此以少爲貴也而旗十二斿服十二章酒備五齊禮行七獻則又以多爲貴所謂竝行不悖者殷周皆然也先儒惟泥于郊必貴質因謂大裘冕無旒服無章泥于周必尚文因謂郊棄玉路胥失之矣又案論語云棄殷之輅殷輅周人非絕不棄然田棄木路田車非棄車也明堂位云棄路周路也以玉金象路爲棄路可知田車棄車不同論語指棄車言棄車所棄惟祭天一事則棄之亦甚罕矣故夫子欲棄殷之輅楊氏復云使周郊亦棄素車則孔子不曰棄殷之輅矣因以棄素車爲殷禮是亦泥論語之文而失之

也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鶚謂不特說詩爲然凡說經皆宜爾學者勿泥于辭斯經義無不通矣

祊繹辨

祊之祭一而已矣惟在正祭之日繹祭無之祊與繹不同鄭氏乃混祊于繹注禮器爲祊乎外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于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注郊特牲祊之于東方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堂神位于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注索祭祝于祊云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于繹祭名也孔疏云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一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此索祭于祊當是正祭日之祊應俑廟而謂之祊者以明日繹祭俑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俑之曰祊也案經典言祊皆在正祭之時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次于或剝或亨或肆或將之下其在正祭時甚明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此亦可見在正祭時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文與郊特牲相似皆言求神非一處亦可知在正祭時也皆與繹祭無涉春秋宣八年經壬午猶繹三傳皆不言祊周頌序云絲衣繹賓尸也亦不言祊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詩鄭箋公羊何休注引爾雅俱無此句徐彥疏云諸家爾雅悉無此言惟郭本有之案郭注云未見義所出蓋經傳悉無復胙之說也疑

此句後人所增非古本也亦不言祊是祊與繹判然各異矣郊特牲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此言三事皆失繹與祊各爲一事也若以祊繹爲一事統謂之繹豈朝市亦得爲繹乎鄭孔于楚茨祝祭于祊及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指爲正祭之祊而以祊之于東方及禮器爲祊乎外則指爲繹祭之祊且以繹祭之祊爲正而謂正祭之祊假繹祭而名其亦僞矣祊祭當在廟門外之西室繹則于廟門內之西堂禮器爲祊乎外對設祭于堂言可知祊在門外門內與堂不可分內外也祭統言出于祊出者出門也郊特牲言祊求諸遠亦可知爲門外也蓋必于門外求之斯遠之至矣郊特牲以繹于庫門內爲失言庫門不言廟門是失在于庫門不在于門內可知繹祭當在廟門內也繹爲又祭當與正祭相似而殺其禮與祊祭迥異鄭注周官求牛云求終也終事之牛所以繹此解求牛雖未必是而謂繹有牛得之而祊俜祝祭禮器別之于設祭郊特牲以索祭祝于祊與直祭祝于主連文其禮當相類直祭祝于主是陰厭之禮卽特牲少牢祝酌奠也此時尸未入故曰祝于主鄭注謂在薦孰之時非也馬氏睎孟陸氏佃曾辨之此在未迎牲之前但以酒酌奠無牲俎祊祭亦宜然也繹祭主人必親書高宗肜日是祖庚祭高宗廟可知主人必親也而祊言祝祭蓋弟使大祝爲之楚茨鄭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宬待賓客之處朱傳同其言門內固非而謂使祝求之是也主人不親也祊所以求神于遠而繹則尋繹正祭無求神于遠之義也然則祊宜在門外繹宜在門內矣繹與正祭相似本當在廟堂中然禮不可全同于正祭同則享祀繁黷又賓尸在堂少牢禮賓

尸在堂則天子諸侯亦必在堂可知門堂頗狹天子賓尸何能容之且降于大夫尤無此理鄭注禮器謂事尸于廟門旁之堂綏衣箋以堂爲門堂皆非也經言自堂徂基其爲廟堂甚明毛傳釋基字不釋堂字蓋不以堂爲門堂也若繹祭亦于堂中則人神混亂賓尸以人道接之故曰賓故繹于廟門內也祭于門堂所以別于正祭而在門內則猶與正祭相仿若在門外則絕不類矣故知繹宜在廟門內也祊祭但令祝酌奠與正祭迥殊而謂之索祭故知宜在廟門外也爾雅繹宮云廟門謂之祊鄭注郊特牲云廟門曰祊今本爾雅作廟門謂之祊訓也禮器疏引爾雅作廟門謂之祊作閈謂之門誤也閈是俗字本當作祊祊字从示說文作鬃是祊爲祭名其祭于廟門故廟門謂之祊廟門因祊而名非祊因廟門而名也禮器爲祊乎外郊特牲之于東方此祊爲祭名也詩祝祭于祊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此祊爲廟門也義雖殊而字皆作祊爾雅所以釋詩古本必作祊不作閈也楚茨毛傳云祊廟門也皆不言內說文云鬃門內祭先祖所衎徨失之矣天子諸侯迎賓皆于廟門外與賓同入廟門竝無廟門內待賓客之禮安見

祊必在廟門內乎鄭孔謂繹在門外祊在門內抑又傎矣祊與繹別繹又與賓尸別蓋繹所以事神賓尸所以事尸與正祭日尸以象神者殊也大夫士無繹祭故賓尸在當日天子諸侯有繹祭故賓尸在明日綏衣序所謂繹賓尸者既繹而又賓尸也繹非求神賓尸更不可言求神鄭謂繹既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孝子求神非一處是混祊于繹又混繹于賓尸其義殊不可通矣祊不特不在繹祭之日亦不在正祭之末蓋祊所以求神求神當于祭之始不當于祭之終也郊特牲言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二祭同爲求神當相近禮器言設祭于堂是朝踐時事繼之曰爲祊乎外則祊亦在朝踐之時矣詩執爨踖踖以下方言饋食之事而上章言祝祭于祊亦可見祊當朝踐也朱子

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俱以祫祭列于既徹之後陸氏佃方氏慤亦皆謂祫在尸出祭畢時誤矣夫祭既畢何爲求神于祫乎此皆悖乎經者也

八音次序說

八音次序有二周官大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語伶州鳩所言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二說次序不同各有精義存焉周官次序原于八卦以天所生者言也周語次序秩其輕重以人所用者言也左氏隱五傳八音疏云服虔以爲乾音石坎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金此八音配八卦也八卦兌正西乾西北坤西南三卦皆位于西金石土配兌乾坤故以類序之坤爲地地土也焦京以坤爲土石與金同氣亦金類也說卦傳乾爲玉爲金石卽玉也金石皆生于土先金石而後土者西方爲陰陰逆推其所始也先金後石者兌位正西以正者爲首也鼗爲火精成于夏與馬同氣周官畜馬之濮禁原鼗蓋以此也午屬馬故離音絲周官掌皮冬斂革革成于冬詩言鼛鼓逢逢夏小正二月剝鱓以爲鼓也鱓與鼛同鼛爲水物故坎音革坎離居南北之正在兌乾坤之東八音以革絲次金石土者右旋之義也蓋聲本于虛而屬陽故其數奇而爲五音麗于器而屬陰故其數偶而爲八惟其屬陰故其序右旋也右旋者自西而東亦自北而南故先金石土而後革絲先金石而後絲也巽東南艮東北震正東三卦皆位于東木匏竹配巽艮震故亦以類次之說卦巽爲木故其音木震爲竹故其音竹艮爲果蓏故其音匏匏竹

皆木之類先木而後匏竹者東方爲陽陽順序其所生也先匏後竹者震位正東以正始亦以正終也且始西而終東者又有說焉樂者陽也樂記云樂由陽來必根乎陰故自西而東也考古之奏樂必先西大射儀樂縣應鼙在西階西朔鼙在西階西鄭注云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是奏樂先西也鄭謂樂爲賓所由來則失其義案朔鼙卽棘本鄭氏禮書律呂正義周官大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詳周縣鼓兼楹鼓考棘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棘是祭祀亦先擊西鼙非特賓客也奏樂先西者豈爲賓在西乎故知取陽根乎陰之義也李安谿云成于天地者爲貴故先以金石土成于動物者次之故繼以革絲成于植物者又次之故繼以木匏竹此亦得爲一義然其說淺矣周語之說以金石絲爲一類假人力以生聲者也竹匏土爲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革木爲一類所以爲樂之節奏者也本律呂正義且以輕重序之首金石次絲竹次匏土次革木其序秩然不紊孟子云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左傳言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后夔贊樂首言戛擊鳴球又云擊石拊石商頌言依我磬聲周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先擊鍾次擊鼓九夏樂之大歌可知金石爲樂之綱八音以金石爲重也次則絲竹亦爲樂之要領書于鳴球之下卽云搏拊琴瑟小雅言鼓瑟鼓琴商頌言嘒嘒管聲禮記言下管象武夏籥序興絲竹之重可知蓋堂上之樂貴人聲絲音主之堂下之樂貴人氣竹音主之本律呂正義此絲竹

所以爲樂之要領也古聖人制律呂以竹爲管而琴瑟之絲綸巨細徽柱遠近亦可以爲律呂之準至于金石之厚薄亦皆以十二律爲之度數是則金石絲竹四聲最叶于十二律故編縣鍾磬皆必十有二枚以應十二律加四枚以應四清聲又有十二辰零鍾簫有十六管琴有十三徽瑟有十三柱加一以象閏爲樂記云金石絲竹樂之器也音有八而獨舉四者可見四者之重也四者竝重而先金石者金石音大絲竹音小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二句本周語故金石先于絲竹也匏土雖同假人氣而匏兼乎竹笙竽之制以管植于匏中是匏兼竹音也與竹相近故周語云匏竹利制匏與竹竝侑小雅言鼓瑟吹笙又言笙磬同音燕禮鄉飲酒禮閒用笙燻則罕言之是匏重于土故先匏後土也革木雖同

爲節樂周語革木以節之又云革木一聲而革之用大虞書商頌皆先言鞉鼓後言柷敔周官三大樂皆以鼓鼗與管琴瑟竝舉學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言鼓而不言柷敔是革重于木故先革後木也要之八音之中金石絲竹之外革音亦重荀子言鼓如天又云鼓爲樂之君故經典皆言鍾鼓鼓與鍾竝尊爲衆音之綱領蓋宣樂者鍾爲大節樂者鼓爲大也且鼓亦所以先樂奏夏先擊鍾餘樂皆先擊鼓登歌下管皆先擊小鼓次擊大鼓見周官舞亦先擊鼓樂記所謂始奏以文也本鄭注革爲坎音亦爲震音本白虎通及說文十二辰始于子四時始于春鼓所以先樂也鼓以先樂又以和樂節之即所以和之爾雅云和樂謂之節故得與鍾竝尊也其與木音竝列于末者以止一聲又爲衆樂之節與金石絲竹匏土

六者不同故序于末耳是則金石絲竹革五者竝重音與聲皆
五矣然音必備夫八者五聲應五行四時八音應八方八風樂
所以宣天地之氣故與天地相符也革與金竝重故周官八音
始于金中于革絲終于竹此以震兌坎離四正卦爲綱紀也周
語先列金石絲竹此以乾兌離震四卦爲綱紀兌離震亦皆正
卦乾雖在西北隅而實爲八卦之首故其音宜尊也周官重金
革絲竹周語重金石絲竹合之爲金石革絲竹五音配乎五行
金爲金革爲水絲爲火竹爲木石爲土也石者土之核也語其重則配
五行言其全則應八方而金石革絲竹之次卦位自西而東見
陽根乎陰之妙又周語八音次序所配之卦皆一陰一陽相間
乾震坎艮陽卦坤巽離兌陰卦金石絲竹四音皆先陰後陽匏土革木四音皆
先陽後陰可見陰陽交錯之妙而以先陰後陽者序于前亦見
陽根陰之義皆聖人制作之精意也八音配八卦左傳疏又引樂緯云坎樂用管艮用壎
震用鼓巽用笙離用絃坤用磬兌用鍾乾用柷敔孔氏謂未知孰是案坎管坤磬乾柷敔皆無義可推此說非也

柷敔考

柷敔之制舊說誤者有五一曰柷如伏虎釋名云柷狀如伏虎
如物始見柷柷然也案鄭司農注小師云柷如黍簡中有椎敔
木虎也鄭康成注書益稷云柷狀如黍簡投椎于其中而撞之
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爾雅郭璞注亦云然惟劉熙與諸說異
蓋互易其名傳聞之誤也一曰柷與椌爲一物荀子云鞉柷柙
椌楬似萬物是柷與椌別爲二也樂記云聖人作爲鼗鼓椌楬
鄭注云椌楬謂柷敔也周頌有瞽篇云鞉磬柷圉毛傳云柷木

椌也圉楊也是椌卽柷非二物椌从木从空與狀如黍筩之說合其爲一物明矣一曰柷敔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不知柷敔以木爲之木安得屬乾乾爲萬物資始非終也柷敔皆所以止樂有終之義其非乾音明矣服虔注左傳八音以石爲乾音巽爲木音此說得之陽生于子終于巳巳屬巽卦樂爲陽聲柷敔節樂之終也說卦巽爲木柷敔木音也巽又爲風風從虎敔爲伏虎形亦宜屬巽也一曰柷以作樂于始敔以止樂于終書益稷云合止柷敔鄭注云合樂用柷敔以止樂僞孔傳云柷敔所以作止樂孔疏云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案白虎通云柷始也敔終也釋名云柷訓爲始以作樂敔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顏師古漢書注云柷與俶同俶始也樂將作先鼓之皆與鄭合後儒悉從之鶚竊以爲不然周語云革木以節之爾雅云和樂謂之節鄭注王制云柷敔皆所以節樂爾雅和樂謂之節蓋卽承柷敔與鼙而言非別有樂器名節也邢疏以節爲拊失之矣是節樂卽所以和樂學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柷敔與鼓同也夫柷敔以節樂和樂當如後世之拍板然或二句一節或一句一節或一句二節詳樂節考若始終止一用何以節樂和樂乎且節有止義必節于終末有節于始者爾雅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是柷亦所以止樂也說文云柷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風俗通引禮樂記云柷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郭注云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與風俗通不同後世多從郭說中有椎止音爲節據此柷敔皆所以節止樂不可謂柷以作樂于始也書言合止柷敔謂合其句

而止之合有和之義焉止皆兼柷敔非柷合而敔止也鄭以爲合樂于始僞孔傳因以作字易合字然作與合文義迥殊豈可訓合爲作乎又止者暫止非終止也先儒皆以爲終止既與節字之義不合而虞書此句亦不當敘于笙鏞以間之先矣升歌下管合樂皆必以柷敔節之故敘于下管之後鼗鼓鼓柷敔亦節樂故與柷敔連文瞽矇言播鼗柷敔樂記言鼗鼓控揭王制言柷將鼗將爾雅鼗次于柷敔皆此意也然鼓所以節樂亦所以先樂柷敔但主于節樂而不以先樂故合止二字專屬柷敔也唐六典舉麾鼓柷而後樂作偃麾戛敔而後樂止大常沿襲相傳皆爲先儒所誤也通雅及江愼修羣經補義曾辨之考之經典絕未有作樂先鼓柷之說周語云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是金石先于絲竹動之者謂先作而發動之也大樂以金奏爲先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先擊鍾次擊鼓虞書言升歌首戛擊鳴球鳴球特磬也則金奏之鍾亦特磬也大師登歌先擊拊拊亦鼓屬也是升歌先擊特磬次擊拊虞書首言戛擊鳴球次言搏拊其明徵也大師下管先鼓棘棘者小鼓也然則鍾磬鼓皆以先樂經有明文奈何以柷先樂乎樂記云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鄭注云文謂鼓也武謂金也夫亂爲樂之終而擊金以止之孔疏言舞欲退之時擊金鐃而退案上文言絃匏笙簧又言始奏以文下言治亂以相訊疾以雅皆言樂不言舞疏專指舞言非也金鐃止鼓是田獵軍旅所用樂器未見有鐃也則止樂亦以特鍾以此始亦以此終也八音惟金最洪爲眾音之綱故始終用之若謂樂終戛敔其音甚輕何足以收眾音乎一曰堂上有柷敔益稷僞孔傳以戛擊爲柷敔謂上下各有之案經典未有以戛擊爲樂器者戛擊雙聲字戛亦擊也謂戛擊以鳴玉磬也本鄭注察傳同明堂位戛作揩以玉磬揩擊皆爲樂器此漢

儒之繆說也僞孔傳襲用其說殊不思棁敦既在堂下堂上安得又有棁敦乎夫棁敦爲樂之德音見樂記而說者多誤不可以不正也

敦考

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敦爲有虞氏之器也然儀禮爲周制而多言敦特牲饋食初云兩敦在西堂末云佐食分簋鉶鄭注云敦有虞氏之器也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陳氏祥道楊氏復皆從鄭說鶉觚以爲非也禮經分別同姓異姓惟在朝之內外階之東西盟之先後揖之高下昏媾之通不通祭畢之燕不燕而已若宮室衣服飲食器物等制皆無同異姓之別惟周官巾車言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然象路亦周時之車非先代器也諸侯得用先代器者祗有二王之後修其祖宗之禮物以作賓王家其餘諸侯皆不得用而大夫士可知矣今謂大夫士同姓者用當代之器鄭注專言士文不具也故賈疏兼言大夫異姓者用先代之器殊與經不合閒嘗考之周公監于虞夏殷而損益之以爲周禮其自成一代之制者固多而沿襲先代之制者亦不少如木路殷車也周用以祭天大麾夏旗也周用以田獵楹鼓爲殷制周亦兼用建鼓建鼓即楹鼓詳周縣鼓兼楹鼓考明水殷尚醴周尚酒鄭注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是夏用明水周用酒也然禮運云元酒在堂士冠禮亦有元酒元酒水也先儒謂周人設酒一尊必以元酒配之示不忘古是周亦用明水矣瓦豆瓦簋虞器也周用以郊而大夫士祭亦用瓦豆見少牢饋食禮大夫用瓦豆士亦瓦豆可知諸如此類皆沿

用先代器物自天子以至于士皆有之無論同姓異姓也敦爲
虞器在虞時上下通用明堂位以兩敦與八簋並言八簋是天
子之禮則兩敦亦當爲天子之制蓋有
虞氏簡質故止兩敦也鄭
謂敦有虞士之器非是周用簠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八簋
多專言簋者簠簋
同類以簋該簠也亦兼用敦然簠簋爲天子諸侯之器而敦則
大夫士用之玉藻云諸侯朔月四簋疏云天子是常食用簠簋
也四簋者稻粱二簋黍稷二簋也稻粱本盛以簠通稱爲簋周
耳皇氏謂四簋當作四簠孔氏謂稻粱亦以簋盛之皆非
官掌客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同用十二是享賓用簠
簋也禮運言陳其簠簋祭統言八簋之實曾子問言天子嘗禘
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是祭祀用簠簋也皆未有言用敦者
可知敦非天子諸侯之器也內則言父母之敦牟非餕莫敢用
是大夫士常食用敦也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士兩敦大夫四
敦此四敦者昏

禮摭盛也是昏禮用敦也少牢饋食禮主婦執一金敦黍又云上佐
食取黍稷于四敦士祭兩敦大夫四敦由此推之諸侯
用敦也士喪禮朔月奠有黍稷用瓦敦常用之敦
兩敦于俎南是喪禮用敦也皆未有言用簋者可知簋非大夫
士之器也聘禮堂上八簋兩簠東西夾各六簋兩簠公食大夫
禮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此賓雖大夫而主人爲諸侯故以
諸侯之禮用簋不用敦且其數最多也秦風言于我乎每食四
簋此諸侯食其臣之禮雖殺于聘賓亦從諸侯制而用簋也或謂
賢臣家食
四簋非也管仲鏤簋朱紘禮譏其僭蓋大夫用簋已非法而鏤
之則尤甚也然則大夫士惟用敦而不用簋特牲禮自兩敦在
西堂以下凡六言敦云盛兩敦陳于西堂又主婦設兩敦黍稷

于俎南又佐食啟會卻于敦南又祝命爾敦又主婦設兩簋于敦南又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皆言敦不言簋惟一言佐食分簋鉶此蓋以敦亦簋之類通俾爲簋猶鄉飲酒禮觶亦俾爵也名雖爲簋其實爲敦鄭氏不達此指乃謂同姓之士可用簋誤矣果如鄭說是少牢特牲皆異姓大夫士之禮不知此經何以徒言異姓而不及同姓且經與記竝無異姓同姓之說又何以見其爲異姓之制明亦天下後世乎又周官九嬪凡祭祀贊玉齍鄭注玉齍玉敦賈疏云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玉敦者明堂位賜魯得兼用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可知此說亦誤地官舍人云凡祭祀共簋簋實之陳之則知此玉齍者玉簋簋也經典竝無天子用敦之文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珠槃盛牛耳玉敦以盛血此會盟所用非祭器也天子之祭既以簋盛稻粱簋盛黍稷雖有敦將焉用之天子諸侯有簋簋而無敦大夫士有敦而無簋簋此一定之制也魯兼用四代之禮乃明堂位夸大之文竝非事實不可據也夫周天子諸侯所以用簋簋不用敦而以敦爲大夫士用者蓋周禮倣文簋外方內圜簋外圜內方法象天地又彫鏤而飾以玉（俱本鄭氏致其華美而敦爲虞物其制樸而簡故用簋簋而不用敦大夫士降殺于天子諸侯故用敦也又天子諸侯祭備黍稷稻粱故用簋簋兩物大夫士有黍稷而無稻粱故止用敦一物也大夫敦飾以金而士則否可知齊盛之器以文爲貴天子諸侯之豆皆以木爲之天子又飾以玉明堂位云殷玉豆周獻豆蓋周既疏刻而又飾玉非但獻之也諸侯但獻

之而不飾玉凡以玉飾物惟天子有之諸侯豆不飾玉則簋亦無玉飾可知以大夫金敦推之諸侯簠簋當以金飾大夫士則瓦豆用有虞樸素之物有虞氏尚陶可知豆用瓦以此比例更可知大夫士用敦而不用簠簋矣爾雅玉豆謂之登天子諸侯之祭上古故用古瓦豆盛之此別是一義

射耦考

古者射以觀德必有耦者所以明揖讓也周官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二侯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豻侯賈公彥謂畿內諸侯二侯四耦畿外諸侯三侯三耦各有一申一屈見大射儀疏孔沖遠謂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見詩賓筵疏案射人言士豻侯明是大射孔氏從後鄭說以爲賓射非也詳正鵠解大射賓射耦數皆同左傳言魯君享范獻子公臣不足三耦可知諸侯賓射亦無四耦也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司裘是王朝之官所共諸侯則畿內之諸侯也熊侯豹侯是二侯也大射儀有諸公卿百官之倚明是畿外諸侯之禮儀禮一經皆然而有大侯參侯干侯是三侯也諸侯雖用三侯與天子不同亦以別等威也然則四耦二侯必爲畿內諸侯之制矣蓋射人亦王朝之官故但言畿內諸侯之制與司裘同也賈說視孔爲長賈又謂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此則不然射人但言以射法治射儀不言何射雖主大射說亦統賓射燕射而言然則三射耦數皆無異也周官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鄭注云王射以諸侯爲六耦賈疏云王大射之時有諸侯來朝在京師者大司馬

令之爲六耦諸侯大射以大夫爲三耦大射儀司射選三耦告于君曰大夫與大夫是也大夫不足以士充之大射儀所謂士御于大夫也鄭注云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于大夫與爲耦也據此推之天子大射若諸侯不足當以大夫充之也大射疏云國有三卿五大夫三耦六人而已而云使士爲耦者卿大夫或有故或出使容其不足使士備耦也賈此說其誤有四經云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此在比眾耦時注云眾耦士也眾耦射在三耦之後類皆士與士爲耦也比眾耦在比大夫耦之後上文云司射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是大夫與大夫皆與大夫爲耦也此大夫相爲耦在三耦之外大國大夫五人又有卿大夫三人凡八人除一人爲賓大射必先行燕禮以大夫爲賓猶有七人次國亦有六人三耦只六人耳而云或有不足者蓋三耦爲正耦本詩賓筵疏必選德行優者爲之本鄭注故或不足六人也其餘大夫不爲三耦者乃于比眾耦時比之大夫皆與大夫爲耦或有不足則與士爲耦也賈于比眾耦之時而以三耦釋之是混三耦于眾耦其誤一也鄉大夫亦當與射考之經文大夫爲三耦之外又有大夫之耦則必不止五人故知鄉大夫亦與也而云國止五大夫其誤二也三耦之外猶有大夫相爲耦則所謂三耦不足者豈大夫或有故或出使乎其誤三也經文于比三耦時言大夫士而不言卿是卿明不爲三耦後大夫比耦之時大夫皆降立于三耦之南諸公卿皆不降及射時大夫繼公卿而射是卿不與大夫爲耦又安得三耦中有卿乎大國有孤一人鄭注云諸公孤也卿三人孤與卿爲耦又卿與卿爲耦若無孤

之國只有三卿則一卿與大夫爲耦經所謂以耦告于上也然耦亦大夫非士士與卿尊卑相縣豈有相爲耦者乎賈謂三耦有卿又以卿與士爲耦其誤四也賈亦未之思耳鄭注云大夫若與士耦士爲上射賓與公耦公爲下射此據鄉射禮而云然也不知鄉射賓興賢能義主尚賢故主人雖尊于賓必爲下射以尊賓也大夫雖尊于士然但來觀禮名謂之遵其入在獻眾賓之後士雖卑于大夫而謂之眾賓堂上三賓及堂下之士通謂之眾賓則宜尊之故士爲上射也大射非所以興賢當正名分安得以士爲上射乎君最尊故以宰夫爲獻主不與賓酬酢射雖與賓耦而與鄉射禮迥殊鄉射有士爲主人賓主敵也即大夫爲主士爲賓亦不縣殊非若君與大夫有君臣之分也鄉射主人于堂東執弓揖三揖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主人與賓揖讓而升大射云將射賓降適堂西執弓揖三揖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公就物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賓不敢與君竝取弓矢而同升也鄉射賓與主人竝射揖讓而降大射公既射大射正受弓而竢公還而后賓降賓不敢與君竝射而同降也且鄉射主人爲下射不言先發以三耦上射先發推之知主人後發也大射君乃先發君爲上射明矣鄉射言大夫爲下射主人爲下射而大射無此文蓋大射君爲上射賓爲下射大夫爲上射士爲下射此禮之常故不著也鄉射士爲上射大夫爲下射賓以士爲上射主人以大夫爲下射此禮之變故特著之也大射禮有與鄉射異者有與鄉射同者皆詳著其文是知大射君與大夫賓不爲下射非以與鄉射同而略之也夫大射君

臣習禮而大夫爲賓又非異國之臣若以君爲下射冠履倒置矣君與賓爲耦自謙而尊賓之義也君必爲上射先賓而發尊君而卑臣之義也蓋有竝行而不悖者君不爲下射而大夫不爲下射亦可知矣又大射司射比三耦鄭注云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案鄭所言面位見上文乃入門時之面位也至燕時其位已殊及將射比三耦又宜與燕時殊豈猶與入門時同乎夫比必相近且宜同面若大夫在門右北面士在西方東面相去頗遠又不同面而士有與大夫爲耦者何以比之乎經文下句云三耦竢于次北西面北上此卽比耦時面位竢者竢比也何謂不言面乎既比卽入于次此言竢于次北故知方比時面位也觀後比衆耦時大夫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可知三耦竢于次北西面北上爲比耦時面位也又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鄭注云上射在左便射位也然射位在堂上南面上射卻在右則安得以在左爲便射位乎鄉射三耦位于堂西東面揖進上射亦在左東面西面不同而同左上射者皆便其北面時在西也蓋地道尚右故賓位在西方一耦北面而進上射在左則居西至升堂南面而射上射雖在右而仍位于西也鄉射東面而進上射若在右則旋轉北面必在東大射西面而進上射若在右則旋轉北面亦必在東故皆必在左而後北向必在西也大射鄉射義無不同賈疏謂大射義與鄉射異失之矣天子大射公卿相與爲耦王與賓爲耦王爲上射諸侯在六耦外者亦自相耦或與公卿爲耦皆可推而

知也賓射以諸侯爲賓則不以諸侯爲六耦當以羣臣爲之燕射亦然鄉射三耦記云使弟子鄭注弟子賓黨之少者鄭氏謂選弟子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蓋鄉射之禮學校所以造士以弟子爲三耦所以教之故與大射賓射燕射異也

日祭月祀辨

日祭月祀之說經所無也惟國語及祭法有之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云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元成韋昭皆謂天子日祭于祖考月祭于高曾時享于二祧歲貢于壇墠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先王之制祀典一年四祭而已月祭則數日祭則煩黷尤甚必無此禮也國語此言皆爲不經周官言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安能與于日祭月祀四時之祭何以謂之鄭又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之屬非廟祭也爲位類于宗廟者無常時非時祭也既有四時常祀所謂歲祀者又何祭邪貢者諸侯貢物于天子也祭祀先王何得謂之貢乎韋注謂歲貢于壇墠壇墠見于金縢此有禱而爲之非祭也祭祖宗未有于壇墠者祭法之言殊繆然亦謂有禱祭之非常祭也韋氏謂歲祭尤繆王制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是庶人薦以四時庶人薦而不祭祭士祭以特豕則庶人不得以特豕謂黍以豚非也詳薦考不得謂庶人舍時也庶人但薦而必殺牲薦不殺牲

不祭若限以每歲一舉毋乃大疏乎孟子言士三月無君則弔以不祭也又豈得謂士舍時乎祭法一篇出于漢儒傅會壇墠七祀之說先儒駁其繆者多矣而月祭之說罕有正其繆者夫七廟五廟雖有遠近而同列昭穆皆祖宗也近者月祭而遠者不月祭是于祖宗有所隆殺也有是理乎且大祖廟之最尊百世不遷者也諸侯月祭乃不及之其悖理更甚矣是則日祭月祀之說殊不可信然其說亦非無因也既夕禮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鄭注云燕養平時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湯沐所以去汙垢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于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此日祭之說所自起與然親在寢猶以人道事之故朝夕饋食而不嫌其數若祖考在廟則以神道事之不得有日

祭矣朱子云國語有日祭之文是主復寢鄭氏謂祔後主復寢非也詳祔考日上食此朱子以國語日祭爲即下室之饋食也然饋不得謂之祭下室之饋不得與宗廟祭祀連文且此爲喪禮自天子達于庶人莫不皆然安得云諸侯舍日乎可知國語日祭祭于宗廟者也月祭之說因于朝廟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云猶者可止之辭蓋以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譏之也是朝廟爲禮之小者謂之朝廟則不得爲祭祀矣乃鄭氏注論語云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注周官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謂朝享月朔朝廟不知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祼用虎彝蜼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

得謂四時之閒祀也先鄭以朝享爲祫其說亦非詳朝享考蓋諸侯會同天子率之以祀先王此之謂朝享詳朝享考豈朝廟之謂乎朝廟所供當與薦新相似薦而不祭也其禮與時祭迥殊視告朔亦殺豈得謂之月祀乎月朔朝廟仿于喪禮朔奠然朔奠士用三俎則大夫五俎諸侯七俎天子九俎其禮隆而朝廟則殺者蓋在寢有朝夕之奠故朔奠宜加隆在廟無每日之薦故朔薦不必從隆也士朔奠用三俎此卽時祭禮始死猶以生禮事之事生不嫌于數故不時祭而月祭大夫以上有朔望大祥以後則四時祭而不月祭事之以神道矣未虞以前有朝夕奠既虞以後則不朝夕奠而朔奠漸近于神道矣由是推之在廟時祭當在寢之朔奠則在廟朔薦當在寢之朝夕奠可知也朝夕奠有籩豆無鼎俎則廟之朔薦亦宜然故知與薦新相似也諸侯以上宜有俎亦不過特羔特豚而已自天子至于士庶人皆四時祭則大夫亦宜有朔薦豈得謂大夫舍月乎長樂陳氏以月祭爲薦新不知薦與祭不同且薦新無常時或一月兩薦或一月不薦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薦新之禮大夫士亦皆有之而楚語謂大夫舍月則其所謂月祭者非指薦新可知矣祭法以月祭與享嘗對言亦非以薦新言也惟其實指祭祀之禮故病其日月舉行之煩黷不得不爲之辨正也

齊必變食說

古人將祭必齊齊者致精明以交鬼神也祭統云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故君子之齊沐浴以潔其身嚴肅以澄其心祭統云心不苟慮必依于

道手足不苟不御內不聽樂曲禮云齊者居必遷于外寢云玉藻云將動必依于禮不樂不弔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大夫士恆居內寢齊戒則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然則天子諸侯之齊宮亦卽路寢也曲禮謂致齊晝夜居于內此內以路寢之室言之也服必明衣元端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皆所以致其精明而味之濁者足以亂我清明之氣亦必戒之故論語云齊必變食也莊子人間世云齊者不飲酒不茹葷葷謂葱韭薤蒜之屬酒與葷其氣味最昏濁齊者所必嚴禁故特言之而變食猶不止此周官膳夫云王齊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三牲牛羊豕也三牲之肉氣味亦濁故竝戒之醫經謂膏粱厚味足生大疔枚乘七發謂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可知其濁矣自王莽竄易周官經文謂王齊日一舉邢昺論語疏因謂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蒙齊文朱子集注雖引莊子而家禮亦謂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至亂近朱竹垞據周官及邢疏極辨不飲酒食肉之非學者惑之鶚案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勿及也齊與喪竝舉其不得飲酒食肉可知八十血氣大衰非酒肉不飽故不齊月令云仲夏之月君子齊戒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夫曰薄滋味則不飲酒食肉矣一至之齊猶且如此況祭祀之齊乎此其證也且論語經文明言變食變者必易其常若仍飲酒食肉特加厚于平時安得謂之變乎食不厭精以下皆言平時之食邢疏謂蒙上齊文其說大繆果爾是聖人平日飲酒竟及亂矣魚餒肉敗食必傷人聖人亦不謹疾矣有是理乎周官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所謂臭惡不食也王制云五穀未成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所謂不時不食也豈指齊時言之乎此其說不可通矣朱竹垞謂王日食一大牢遇朔當兩大牢齊則加至三大

牢此沿舊說不知王日一舉者舉少牢也詳王日一舉解惟朔日則大牢若日一大牢亦已侈矣乃加至三大牢其侈不已甚乎朔爲一月之首其牲體宜加于常日齊則爲祭而設別是一義何必加于朔月乎先儒謂齊不食餕餘故三大牢然凡物皆可新治爲饌何必大牢乎天子宗廟四時之祭每祭皆齊十日冬至圜丘祭天夏至方澤祭地寅月祭南郊申月祭北郊詳禘祭考仲夏大雩帝季秋大饗帝于明堂孟冬祀五帝亦各齊十日仲春仲秋祭社稷春秋分朝日夕月與四類五神四望山川之祭各宜齊三日又四時迎氣耕藉及羣小祀皆宜齊其中有可相并而省一年齊期約有百二十日是用三百六十大牢并日食朔食約有六百大牢抑思牛爲大物見說文非大祭不得用諸侯無故不敢殺而天子每年殺牛而食乃至六百之多毋乃暴殄天物乎周公制禮當不出此也天子惟朔月大牢毋年食牛不過十二也其爲王莽竄易無疑至于齊而飲酒周官亦無此說于經無據惟周語云王卽齊宮滌濯饗醴韋注謂王飲醴酒或引以爲齊當飲酒之證不知醴爲六飲之一一宿而成非酒也況周語所言是耕藉之齊與祭祀之齊不同未可援以爲證也然則齊不飲酒食肉明矣而後世之齊者必茹蔬菜則又失之竊謂動物之中其氣味之潔清者莫如魚齊者亦自可食而魚之氣腥者仍在所禁務使藏腑清虛志氣精明此聖人謹齊之道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七十九

南菁書院
臨海金鶚誠齋著

鄉黨正義

孔子於鄉黨節

王注云恂恂溫恭之貌朱注以爲信實之貌案爾雅釋詁云恂信也說文云恂信心也故朱注以爲信實之貌然恂之爲信皆單言之未見有連言恂恂者且信實之貌與似不能言義不相承鄉黨宜信實崇廟朝廷不宜信實乎於理亦未安王注以爲溫恭貌得之矣但恂恂何以訓爲溫恭竊謂恂恂當作悛悛劉修碑引作逡逡祝睦後碑作逡逡逡逡逡逡皆與恂恂聲近而通也前漢書李廣傳云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悛悛與逡逡通是卑遜之意故云如鄙人孔子居鄉黨之

仁和葉維銓
上海范本禮校

閒謙卑遜順故曰恂恂如也王注以爲溫恭此恭字如子產行己也恭之恭亦謙遜之意朱注失之語類又云恂恂訓詁宜爲信實然亦有溫恭意蓋以信實與似不能言不相承故云亦有溫恭意卻不思信實與溫恭義不相涉也

上大夫下大夫

存疑云下大夫與已平等者上大夫尊於已者是謂孔子爲下大夫也史記云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攝行相事江愼修駁史記謂魯國無大司寇（諸侯下大夫五人司空之下有小司寇）攝行相事是相禮之事說本毛西河亦以孔子爲下大夫也全謝山云春秋諸侯之國竝不止三卿宋晉皆六卿鄭之細亦備六卿魯初有臧氏東門氏與三桓共爲卿凡五卿後臧氏東門氏失卿則有叔氏爲卿凡四卿不止三卿也至於夾谷之相正孔子爲卿之證春秋所重莫如相非卿不出當時齊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棊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相其有不招責言者乎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乃墮三都張公室是小臣而妄豫大事必非聖人所出也案全說最確侯國以司徒爲相然臧宣叔爲司寇公羊傳云宣叔者相也是魯行相事非特司徒一人宣叔與季文子同掌國政故亦得稱相然則夫子以司寇行相事亦猶是矣史記謂之攝者蓋以司徒爲正司寇非正也史記於攝行相事之下卽云與聞國政三月而魯國大治則相爲相國而非相禮明矣夫子初爲司空小司空也既而爲司寇則大司寇也史記大字不錯毛氏江氏執周制

駁之泥矣由此言之孔子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言未知爲小司空時爲大司寇時若在爲小司空時上大夫尊於已一等者也若在爲大司寇時則上大夫爲平等矣然雖平等而三卿較司寇爲稍尊侯國本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命於天子則其分稍尊明矣夫子與之言得不閭閭如乎

君召使擯節

鄉黨一篇非皆孔子事也觀君子不以紺緅飾句可見若皆孔子之事何得稱君子乎邢疏以君子爲孔子朱注因之不知篇首既標孔子何必於此又稱之卽欲重稱何必改爲君子此其說不可通也晁氏謂孔子仕魯時絶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此說足正舊說之繆鶚於此節又得一解揖所與立左右手是承擯之事趨進送賓是上擯之事孔子既爲承擯何得復爲上擯可知非孔子事也江愼修據聘禮賈疏謂孔子以下大夫攝上擯故得趨進送賓而左右手時仍是以大夫爲承擯也不知孔子既攝上擯何不於大門外傳辭之時卽令攝之而必先使爲承擯乎入大門後卽須入廟豈能於此時遽易其擯乎

揖所與立左右手

周官司儀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此言揖所與立左右手是交擯非旅擯又周官諸侯朝曰賓大夫聘曰客此言賓不言客當如兩君相朝之禮鄭注君召使擯云有賓客使迎之統君朝臣聘而言其說未確朱注亦未分明江愼修因孔子

仕魯時無諸侯來朝卿來聘之事乃謂此他國大夫來行小聘故不書於春秋不知小聘禮輕必不用交擯煌煌大典而以小聘目之其繆甚矣總是必以此爲孔子事故不免曲爲之說耳

中門

人臣出入君門皆由闑東曲禮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也孔疏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臣出入君門恆從闑東也聘禮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其說最繆陳氏云闑右者自外而言門入由闑東出由闑西舉入以該出不言出入省文饒雙峰謂臣之東扉也出入皆由此說得明確閻百詩駁之謂左右無定出而向南則闑右在門之西扉非也何義門讀書記誤與閻氏同

此節言聘賓之禮入公門謂庫門也立不中門此門亦是庫門以未入之時言也行不履閾以方入之時言也雉門君與賓同入廟在雉門內賓無獨立之理廟門內君立於中庭賓無中門而立之理惟庫門之外君未迎賓時賓立門外以俟或有非廟門明矣中門而立之理故君子必謹之也過位之位在雉門立不中門序於過位之前則中門

過位

鄭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此不指聘禮言與聘禮注不合蓋鄭兩解不定也包注云過君之空位是以朝位言故皇邢二疏皆謂門屏之閒亦不指聘禮言總與本旨乖刺劉端臨以聘禮言得之矣而謂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

庭之位也鸜鵒以爲不然中庭者東西之中也賓與君入廟分而左右君由右唐以就東階賓由左唐以就西階詩中唐有甓爾雅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唐與階相直不在中庭則中庭之位賓何由過之乎位字仍當指朝位蓋外朝之位也外朝位在雉門外舊說謂在庫門外者非也廟在雉門內舊說謂在庫門內亦非故入廟必過之此時賓隨君而行故或有應對之言若在廟庭賓與君分左右行不得有言矣古注有以位爲臣之朝位者見曲禮下卿位孔疏此說非也果是卿位當明著卿字且卿位何須色勃足躩固不待辨而明矣

復其位

過位不言其明爲君之位也復位曰其明爲聘賓之位也孔注云來時所過位此可以解復字而不可以解其位矣劉端臨謂廟門外接西塾之位本之聘禮此說最確

執圭節

孔子仕魯時未嘗聘於鄰國晁氏謂此非孔子事是也江愼修謂孔子爲大夫使於他國行小聘禮不書於春秋故記執圭一條然小聘曰問必無享禮私覿此節有之明是大聘非小聘也

享禮

鄭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朱注因之案享用圭者惟二王後享天子諸侯相享皆用璧琮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鄭注偶誤江愼修辨之

孔撝約經學卮言云禮與享爲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時也聘禮既聘乃享享既享乃禮禮既禮乃私覿案享者賓所以享主人禮者主人所以禮賓二字不得連稱然此節皆言聘使之容儀不得以禮字獨爲主人之事若亦屬聘使當言受禮矣享爲公事受禮爲私事享有容色宜特言不得以受禮與享併言有容色也聘禮記云及享發氣焉盈容卽此所謂有容色也而受禮之容色則無文可知享禮止是享也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其明證矣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此二句皆深衣之制自來未經人拈出案曲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續與青所謂采也未有純以紺緅者也朝祭之服皆無飾惟深衣有之深衣連衣裳皆有緣緣廣寸半不但領袖也孔注以飾爲領袖深緣朱注沿其誤衣爲大夫士燕居之服故謂之褻服觀下褻裘可見王注云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此說是也江愼修以爲在內親膚之衣又名澤又曰袒服誤矣君子不以紅紫爲褻服是時人有以紅紫爲之者紅紫色豔必服於外若袒服何貴於紅紫乎則褻服卽深衣可知也深衣之類有綃有裼有袍玉藻云纊爲袍褎爲綃鄭注云蘭袍衣之有著之異名也綃有衣裳而無裏裼有表裏而無著皆連衣裳故宜於私居也深衣以白布爲之詩所謂蒙衣如雪是也末世尙紅紫不敢以爲朝祭之服春秋人君有服紫衣者人臣不敢服故衛渾良夫以服紫

衣之罪見殺也惟深衣或用之君子惡其不正故雖褻服亦不用也

時人尙紅紫亦尙紺緅紺緅皆赤黑閒色孔注以紺爲齊服是誤以紺爲元以緅爲飾練服是誤以緅爲緣江愼修辨之是也紫之類也紺緅赤少黑多緅又黑於紺紫赤多黑少其色最豔故能奪朱而與紅竝列也時人或以紅紫爲深衣因以紺緅爲飾卽以白布爲深衣亦或以紺緅爲飾皆非先王之法服君子所不爲也

朝祭服之中衣制與深衣同亦深衣類也中衣或用布或用素上服布中衣亦布上服素中衣亦素皆以采緣諸侯丹朱爲緣大夫不得丹朱或慕丹朱之色因取朱而兼黑之紺緅飾之然亦不正矣

是則紺緅飾兼深衣與中衣紅紫爲褻服則專指深衣也

君子不服紅紫王制但謂其不正朱注兼言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知婦人女子服紅紫後世有之古無是也然則不服紅紫但當主閒色不正說矣閒色有二一爲五行相克閒色相克閒色古人絶不用相生閒色惟用青黑黃赤二色既取其相生又貴其象天地也天色青黑古人象之爲元元是黑而兼青舊說謂黑中有赤是水火相克閒色褻衣且不用況可爲祭服乎爲纁爲黝黝亦作幽地色黃赤古人象之爲纁爲縓爲緅皆以爲正服今人但知閒色不用未知古人制作之精意也

必表而出之

孔注云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曲禮云袗絺綌不入公門鄭注云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案漢儒說皆以表衣爲在絺綌外出爲出門

但出之二字文義未安皇疏本必表而出無之字孔鄭本亦
當如是今本有之字蓋衍文也朱注以爲先著裏衣表絺綌
而出之於外當云必有裏衣乃言必表而出其義不明矣且
袗絺綌而著裏衣常人亦多有之豈必君子乎朱注又引詩
蒙彼縐絺爲證不知蒙彼縐絺是言展衣蒙於縐絺之外非
言縐絺有裏衣也玉藻云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
注云振讀爲袗二句連文皆惡其褻裘外當加上衣與絺綌外當加
上衣正同又可與此經相證明朱注殊失經意江愼修乃從
朱說誤矣

絺綌內有裏衣卽袒服也袒服冬夏皆有之字从日謂日日
服之也邢疏云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
夏則不用裘而用葛葛上加朝服此以親身之衣爲明衣然
明衣爲齊服祭亦宜用朝服不必著明衣也

孔注云鄭氏禮記注皆云必表而出謂其形褻蓋言絺綌爲
居家褻服且其形稀疏故必加表衣也絺綌內有裏衣何至
見肉邢疏云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失之

表衣有二聘禮疏云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
皮弁祭服之等是表衣凡兩重然此乃朝祭之服若便服出
門不加上服則絺綌外止有深衣猶朝祭服之中衣也在家
絺綌上可不加表衣則絺綌亦爲深衣之制上二句皆言深
衣故以類記之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邢疏謂緇衣羔裘朝服素衣麑裘朔服亦聘服黃衣狐裘大蜡息民祭服江愼修謂緇衣羔裘亦大夫士之祭服然其說猶未備也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緇衣羔裘裘以羔爲貴玉藻疏劉氏云六冕之裘皆黑羔裘此說是也大夫助祭服元冕士助祭服爵弁皆緇衣羔裘也然則緇衣羔裘元冕爵弁冠弁即委貌也朝服大夫以上冠弁士元冠舊說謂大夫亦元冠非也元冠等服皆用之其用廣矣素衣麑裘天子之士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亦服之玉藻疏云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狐白裘素衣爲裼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不衣狐白用麑裘素裼也又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大蜡之服皮弁素服大夫士皆素衣麑裘其用亦廣矣黃衣狐裘韋弁及元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韎是赤黃色宜服黃狐裘詩羔羊疏云兵事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左傳臧紇敗於邾國人有臧之狐裘之歌此兵事服狐裘之證黃狐裼以黃衣而上服則韎猶黑羊裘裼以緇衣而上服或元與緇稍有別韎與黃亦稍有別也韎而兼赤元黑而兼青天子諸侯元端以居服狐青裘士相見及冠昏禮服元端則用狐黃狐以白爲貴青次之黃又次之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元端之裘也說本戴東原

元端之裘不一士元端可用黃裳褖裳故裘亦不一狐黃自可用也士不衣狐白狐青皆可用夫緇衣羔裘素衣麑裘之用不一而黃衣狐裘何獨用於息民之祭乎且息民之祭黃衣黃冠不

在冕弁元冠等服之列其服甚輕得下通於野夫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何可與緇衣素衣等服類敘乎然則黃衣狐裘當以韋弁元端服爲正而黃冠服則兼及之說者乃專指黃冠之服而遺韋弁元端誤矣

玉藻云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裼之鄭氏儀禮注謂麑裘之裼或絞或素無一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陳氏禮書云絞衣素衣也鄭氏以絞衣爲蒼黃之色其說無據案麑裘爲皮弁服裼必以素衣如鄭說何他裘之裼有定而麑裘獨無定邪熊氏謂君臣異裼則鄉黨所言正是臣禮何裼以素衣邪陳氏謂絞衣卽素衣此說得之但素何以謂之絞絞與縞聲相近疑絞當爲縞之譌縞衣

素衣也

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鄭注云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是鄭以息民之祭爲臘所祭先祖五祀之神也故此章皇疏云黃衣狐裘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息民祭在蜡後此混稱蜡非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孔子助蜡祭亦隨君著之邢疏云大蜡後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謂之息民案臘先祖五祀自是秦禮非周禮息民之祭也息民之祭在野農夫得與其事祭者與農夫皆黃衣黃冠祭畢令民飲酒所以息田夫也此祭甚輕當使有司行之君不親也若祭先祖五祀則在宮廟與田夫何與君與羣臣當冕服士亦爵弁何得黃

衣黃冠乎然則息民非臘明矣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注云今之被也程子謂此錯簡當在必有明衣之下朱注從之以爲齊時所用案齊戒或遇寒時寢豈可無被葛生詩傳云齊則角枕錦衾毛公此語必有所本齊設錦衾不必別有寢衣矣況衣長一身有半如何可著以事理揆之更可知其不然也周官玉府掌王燕衣服鄭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夫燕衣服則非齊所用可知巾絮非衣則寢衣亦非衣可知是鄭意當與孔同孔說確不可易被謂之衣者被字从衣衣大名也被亦人所同有而稱必有者毛西河云被固人同長一身有半則子所獨

也果爾當云寢衣必長一身有半今以必有冠於寢衣之上與必表而出之必朝服而朝必有明衣等句文法相同是君子異於人者卽在寢衣不徒在於長也竊疑此二句當在必表而出之之下皆當暑之事也常人當暑寢多不用被亦非謹疾之道惟君子必有寢衣其長一身有半又云衾大被也則寢衣當爲小被小星詩云抱衾與裯毛傳云裯襗被也裯爲襗被則衾爲複被可知蓋襗而小者曰被曰寢衣其複而大者曰衾內則止言衾蓋散文通也惟爲當暑所用故不言衾而言寢衣也若非言當暑之事則被者人人所有也而曰君子必有之不可通矣鄉黨一篇敘事皆有次第各從其類而不紊今於褻裘長狐貉之厚中閒忽插入寢衣殊爲不倫若移此二句

於當暑三句之下則絺綌寢衣皆爲當暑所用既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皆爲私居之服厚與長義又相承各得其序而不亂矣程朱以爲錯簡未嘗不是惜所移置者未當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注云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邢疏云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范氏云既告老猶月朝於君也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朱子用其說注云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案二說皆非也考之禮經未有以皮弁服爲朝服者侯國君臣皮弁視朔不以皮弁朝也若皮弁服以朝是僭王朝之制失禮甚矣欲存告朔之禮而自蹈僭禮之罪豈君子之所爲乎若謂致仕後月朔君當明著致仕之文但言吉月何知爲致仕之吉月乎且致仕朝君當記於君命召之下方爲以類相從今乃與衣服之制連敘不以類矣況謂致仕後月朔必朝君是意重在朝朝未有不朝服者何必言朝服而朝乎故曰二說皆非也玉藻云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蓋告朔皮弁服朝則朝服先服皮弁告朔後服朝服而朝禮也當時告朔禮廢羣臣遇月朔或即服皮弁而朝是僭天子之朝服矣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可以爲證君子於此必朝服而朝不敢服皮弁也此爲朝服記之故與衣服之制類敘焉

居必遷坐

孔注云易常處不言所居之地范甯云遷居齊室亦不言齊室在何處案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則祭祀齊戒亦居外寢可知大夫有二寢一正寢一小寢正寢在外故曰外寢國語云王卽齊宮謂路寢也皇疏云祭前先散齊於路寢門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不知路寢門外無可居之地也此誤解祭義而云然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外謂堂內謂室爾雅云牖戶之閒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漢書云家有一堂二內皆謂內爲室也檀弓云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云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夫疾必居於室致齊與疾同晝夜居內是內爲室明矣喪憂居於中門外故夜居外則弔之此外與祭是散齊不居門外外之爲堂明矣散齊猶得接賓故夜寢雖在室而晝則或居於堂故曰散齊於外致齊不接賓客晝則恆居室中故曰致齊於內也總之散齊致齊皆在正寢所謂居必遷坐也疾居小寢危篤乃在正寢齊戒則恆在正寢然則晝夜居內內字兼正寢小寢言之與祭義專指正寢者不同鄭注簡略未及細別耳

食饐而餲

孔注云饐餲臭味變也饐餲二字不分朱注云饐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饐餲二字有別案爾雅云食饐謂之餲是饐餲義同孔注所本也釋文引蒼頡篇云饐食臭敗也葛洪字苑云饐餿臭也與爾雅合字林訓饐爲飯傷熱溼說文訓饐爲飯傷溼皆非也食饐而餲至色惡臭惡皆言物之臭敗失飪

句乃言失生熟之節若以饎爲飯傷熱溼是亦失飪之類矣
經文不當如是參錯也當從孔注但饎餘二字中著一而字
其義須稍有別皇疏云饎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餘謂經久
而味惡也是饎爲臭變餘爲味變義稍有別故云食饎而餘
然其義相類故爾雅云食饎謂之餘也

沽酒

詩無酒酤我毛傳謂一宿酒曰酤鄭箋訓酤爲榷酤之酤朱
注云沽買也與鄭箋合聽雨紀談云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方
有榷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案榷酤始於漢而沽酒則
三代已有之蓋沽之在民也周官司虩禁市飲飲而於市則
有沽酒可知漢書食貨志云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
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朱注本此
邢疏云沽賣也與朱注異案美玉章言求善價而沽諸沽自
是賣此沽字不當異解沽爲賣則市亦爲賣矣易說卦傳云
倍市當爲賣與此同　爲近利市三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注云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朱
注云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
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案朱
注後說卽孔注之意而列之於後是不以孔注爲正不知孔
說是也郊特牲云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禓當
作禳逐强鬼本說文但說文無逐字當有脫字　卽儺也經典明明可據何必

又生異說但孔注亦未確儻索室驅疫於寢不於廟以寢是生人所居恐有疫鬼故歐之也廟是鬼神所依何必於此歐疫經言室神明是五祀之神若先祖不得謂室神矣孔注先祖二字當易爲寢朱注後說先祖二字宜刪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此君以客禮待夫子故代宰夫嘗食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卽此所謂君祭先飯也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此君不客之故有宰夫嘗食臣不得先飯矣君客之則臣當祭此但言君祭而不言臣祭記者略之耳邢疏謂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故不祭而先飯誤矣朱注不祭二字亦沿邢疏之誤

敵客得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臣侍君食君祭臣不敢輒從而祭於是先飯若爲君嘗食然君命之祭然後祭也君既客之未有不命之祭者以既言先飯則命祭乃祭不言可知故略之江愼修謂或君不命之祭非也

聖人事君盡禮未有加於常禮者王巳山謂君未嘗命夫子祭而夫子猶自先飯蓋以臣之侍君本當致敬不必待以客禮而始然其視常禮益加謹非也且君既不客夫子自有宰夫常羞而夫子猶先飯轉似以客禮自居不得謂敬君矣何謂益謹乎何義門謂臣之侍君尤當遠嫌不必待以客禮而始不敢當其說亦謬

不內顧

包注云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轊轂案曲禮云立視五寸鄭注云立平視也五寸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孔疏謂輪高六尺六寸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此以徑一周三算然疏所言非密率也徑一則周三有奇孔五規爲九丈九尺據此豈得謂前視不過衡軛乎邢疏以爲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不過衡軛此曲說也且內顧爲迴視不得以前視言朱注止引顧不過轂得之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何注云子路以其時食故供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皇邢二疏皆云嗅謂鼻歆其氣也顧歡云若卽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見皇疏與何注合晁氏云石經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昊張兩翅也見爾雅案三嗅而作正與色斯舉矣相應晁說爲是共當訓爲向本董氏說若謂孔子不食何必三嗅其氣乎顧氏謂似子路有失曲爲之說耳

顧野王玉篇有嗅字音五教反與叫字音相近是不必改作昊亦通

戛戛不得訓鳴劉氏作昊亦通

皇清通考續編卷六百七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地者祭地與社稷同用血祭也鄭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此解未明賈疏云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禋祀對不知瘞埋可與燔柴對不可與禋祀對其說似是而非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故方邱亦通稱社中庸云郊社之禮　鼓人以路鼓鼓社祭大司樂奏大族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此社兼地地亦兼社地與社稷同樂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即五嶽次于社稷而與地同圭則社稷亦與地同圭可知五祀猶天之五帝與天同用四圭有邸又同服大裘而冕故五祀與地亦同用血祭也　而地與社稷同血祭從可知矣血祭蓋以血滴于地如鬱鬯之灌地也氣爲陽血爲陰故以煙氣上升而祀天以牲血下降而祭地陰陽各從其類也然血爲氣之凝血氣下達淵泉亦見周人尚臭之意也血祭與禋祀正對禋祀不燔牲則血祭亦不瘞牲下言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是埋

牲以祭山林地與社稷五祀五嶽皆不埋牲可知矣觀禮祭法爾雅皆以祭地瘞埋與祭天燔柴對言此所埋者幣也非牲也禋祀升煙血祭下達皆所以薦神大宗伯以禋祀血祭對言者此也燔幣于坎皆所以告神觀禮諸書以燔柴瘞埋對言者此也祭地用全烝其牲不埋社稷五祀五嶽牲用大牢雖非全烝亦不瘞埋祭山林川澤用少牢皆折牲體爾雅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可縣可浮其非全體可知觀禮云祭山邱陵升庪縣即升也本賈疏而大宗伯言埋似乎不同不知祭山林者先縣之而後埋之山屬地而其高配天故縣與埋竝舉觀禮大宗伯各舉其一言之耳鄭志荅張逸謂爾雅之文襍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非也孫炎云埋于山足曰庪川屬乎地而又就下故直沈埋于山上曰縣亦非